

指揮棒下演出生命，手術刀下挽救生命

撰稿：林家興、邱一航、詹佩欣

編輯：吳雅穎



美與善的結合

台下聽眾的情緒才剛從激昂澎湃的絃樂演奏中平靜下來，台上原本神情投入的演奏者們忽然起身，一字排開，在眾人錯愕之際，他們搖身一變成爲CPR的指導者，就地於舞台上示範起心肺復甦術來……。這兩件令人意外的「美」與「善」的結合，正是出自於我們要介紹的「醫聲室內樂團」。

破殼而出的奮鬥 初試啼聲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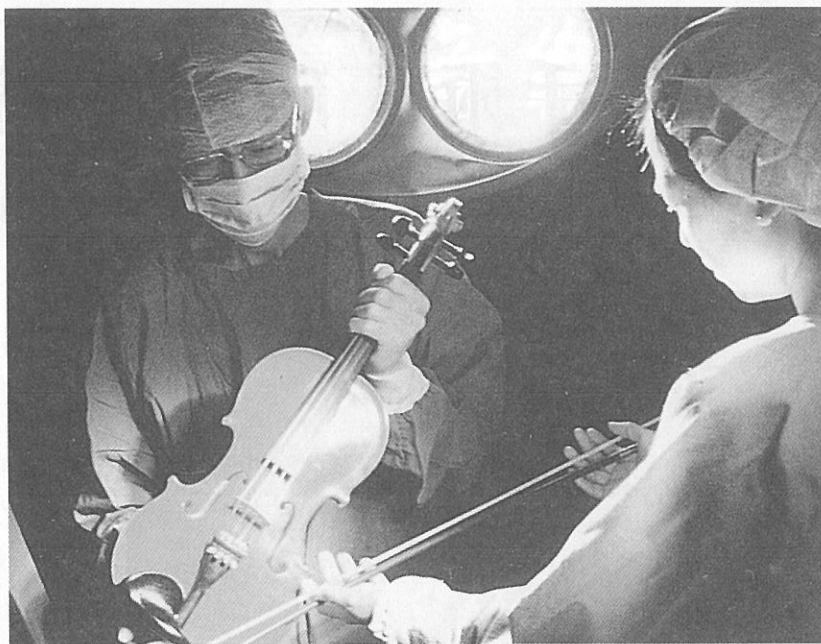
「醫聲室內樂團」是由一群自幼便接受音樂洗禮，及長又投入醫療工作的年輕人所組成。「醫聲」這個團體，緣起於一兩位醫生，對音樂的幾許執著和一

點堅持，由於這分理念，使他們能尋覓到更多夢想類似、志向相同的伙伴。因爲背景的緣故，這群人也不適合到多以青少年爲主的業餘樂團中一展長才。於是在創辦人高錦弘醫師、張智欽醫師的努力奔走下，在民國八十年二月，「醫聲」的種子抽出了新芽。特別的是，樂團團員過去均有相當的職業或業餘樂團演奏經歷，因此他們不以業餘水準爲滿足，而是當做醫學之外的另一個事業來經營。換言之，所有團員均不願僅以醫生還會拉琴來嘩衆取寵，而是希望成爲真正負責任的演奏者，參與有效的音樂推廣。

與所有成功的事業一樣，「醫聲」的受肯定絕非一蹴可及；草創之初，盤根錯節的困難

曾令這群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心灰意冷。第一個問題是硬體，例如場地便是一處難求。他們一開始選擇在仁濟醫院練習，可是受限於音響效果不佳而作罷，移師到「世紀交響樂團」場地練習，世紀交響樂團以栽培的態度，將原本可用來營利的場地交給「醫聲」來排練。其實在場地方面，一直受到廖年賦教授、陳振揚教授的多方協助，於是團員們在對「世紀交響樂團」感謝，卻又過意不去的情況下，又把場地移到目前的台大戲劇部教室來排練；由於衆人幫助，再加上畢竟團員們不缺錢嘛，硬體的問題便迎刃而解了。

真正的考驗還是「人」的問題，早期「醫聲」的團員，真可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



醫聲室內樂團

人不同」來形容，流動率相當地大。主要是有些人只期望能讓自己每個禮拜，有個地方可以玩玩樂器，重溫以前的樂章就好了；其他團員卻企圖作一些更高層次的，有如職業水準的表演。這便是說，有些人抱持著參加社團的心情而來，但若只是像絃樂社的組織，就只能停留在校園表演及園遊會義演的水準。想提升自己的團員，便得將一切作法向職業看齊，密集的練習和高度的要求，就令某些人知難而退了；不過也正因這些努力，「醫聲」終於在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於台北實踐堂圓滿地完成首演。

鴻鵠之志一 化夢想為理想的現況

在「醫聲」從第四個年頭邁向第五年之際，所有的團員也漸趨固定下來。團員中的老大哥、老大姐們都已經是主治醫師了，而小老弟們卻跟你我一樣，還在

醫學院中啃豆芽呢！從主治大夫到見習生，這近十二載的差距，並沒有讓這二十多個人的團體產生代溝；更有意思的是連一些醫師的太太也來共襄盛舉，因為在絃樂團中，普遍最缺乏的都是大提琴手，所以這些專精大提琴的醫生夫人當然就搶手得很了。

這群同中有異的演奏者，卻有著共同的理念。按理說，「醫聲」既是以專業樂團為目標，便有了自負盈虧的問題，能多多參與有門票收入的活動，才可達成收支平衡。但是團員們皆不以金錢為重，也就是不願意參加「純賺錢」的場合。也許是風氣和一股社會責任的使命感所造成的吧！醫聲室內樂團所演出的，幾乎都與健教宣導及公益活動有關。以去年十一月五號，在國家音樂廳的「音樂、愛、生命的延續」演奏會為例，除了推廣「全民CPR」，更將門票收入贈與紅十字會購置「急救安妮」（C

PR的示範假人，較佳的急救安妮一具要十幾萬！）。醫聲室內樂團的暖流，也流向其他的許多角落，例如八十一年度的年度公演，便與社教館及群我倫理促進會合作，表演了主題為「群我倫理」的音樂會；此外該年度的「防治愛滋病義演」、「青少年煙毒防治週慈善音樂會」都贏得聽眾們的口碑。

醫生長期在第一線接觸病患，對於社會上不幸者的苦痛，體認也格外的深刻；所以在公益及衛教之外，「醫聲」更常向這些人伸出援手，最具體的就是國家音樂廳的「醫師節音樂會」，其門票收入都贈與「脊髓損傷重建基金」，讓神智清醒卻只能癱瘓病場上的人，多幾許重新站起來的機會。其餘像承演北榮總聖誕音樂會，為癌症兒童演出的這類例子更是不勝枚舉。這些善行惟一掩蓋不住的光芒，就是他們職業級的演奏技巧；今年三月二

十五日
樂廳演
日，更
心演出
前三屆
斷練習
國外然。

新
員

方法
「醫
自己
了。
往之
的咖
出了

於課
亦莊
存囑
市立



全體團員演出合照

十五日，「醫聲」再度於國家音樂廳演出。緊接著在三月三十一日，更應邀至澳洲昆士蘭文化中心演出。在平時兩周一次，表演前三周兩次，每次四小時的無間斷練習下，醫聲室內樂團能遠征國外，受到肯定的事實絕非偶然。

紀念付出的曾經一 團員的心路歷程

許多人了解不讓年輕留白的方法，但進入社會後，仍能夠像「醫聲」的團員一樣，抹出屬於自己色彩的人，恐怕就很有限制了。爲了不讓學弟妹們有雖心嚮往之，然不能至的遺憾，在午後的咖啡屋中，高錦弘醫師娓娓道出了他一路走來的所見所思。

談到高醫生的大學生活，對於課業與音樂的兼顧，他講了句亦莊亦諧的真理：「想辦法求生存嘛。」因爲當時他不但是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的學生團員，再加

上唱詩班、絃樂社等共4個團體的繁忙事務，幾乎是甫一下課，便得爲此奔波；課業的沈重及攸關人命的責任，又迫使他不得不埋首書堆，於是乎，高醫師只好犧牲流金歲月了：「說來慚愧，我在大學時從未參加過一次舞會。」因爲大部分時間，高醫師都在搞音樂，所以每當被問起就讀的科系，他都苦笑說：「北醫……音樂系。」的確，他的大學記憶中，少了一點玩樂與瘋狂，但是假如能從頭來過，他肯定的說：「我還是會如此選擇。」

一提到最喜歡的音樂類型，高錦弘醫師彷彿對這個問題早已深思過，毫不遲疑地回答：「一個成熟的音樂家或演奏者，應能接受各種派別的音樂。」只能接受古典、浪漫、巴洛克，甚至其中一小部分，換言之，對於其他能夠流傳數百年而受人肯定的作品，一名音樂人竟然無法產生共鳴，是自己的遺憾。以「醫聲」

上次的演奏會爲例，除了阿比諾尼的慢板，韓德爾·艾爾加等人的曲目外，也演奏了小美人魚、阿拉丁等動畫組曲，所以對音樂的包容愈寬廣，才愈能考驗出演奏者是否能詮釋出各派的味道和精髓來。

高醫生也提到一個令人好奇的話題，爲什麼付出這麼多專業級努力的「醫聲」，居然是這麼的公益取向呢？以推廣CPR爲例，醫生們最常見到的情況是，兒童們被送到急救室，經診斷後施行心肺復甦術，結果心、肺兩個器官得救了，甚至一、兩天後可以恢復自發呼吸，但是最重要的大腦卻因缺氧過久而壞死，成了小植物人！父母們眼見可愛的稚子，利針穿骨、膠管入喉、電灼胸口，真是情何以堪！不過，上帝仍在死神的手中，爲我們保留了一次機會—統計指出，大部分的兒童急症是呼吸道問題所併發的，換句話說，在早期是可回

復的呼吸問題，只要具備了C P R的技術，及時施救，便可使許多家庭天倫重拾，社會成本降低。醫生們的遺憾總是：「如果能早十分鐘救他的話……」也正是有此一念，「醫聲」才願意付出，並改善已經不如過往的醫師形象；其實醫師們也是有心關懷社會，可惜缺乏適合的管道；而藝文界有相當程度的傳播媒體影響力，藉此推廣衛教知識非常有效果，能夠讓我們進入原本深入不到的角落。高醫師並非自詡為有愛心，只因為「沒人敢保證，自己或家人永遠不需要急救。」

高錦弘醫師，最後語重心長地提醒中山的學弟妹們，大學生涯中，培養一個好的興趣是很要緊的，「否則未來的生活，就只有上班、下班而已了。」而且這個興趣應該是能保持下來，一輩子受用的，而不是那些只能在學生時代玩玩的事物：「我不會花時間在那上面。」像「醫聲」嚴格來說是業餘樂團，但團員投入的程度不少於專門的工作，否則跟學生時代相比，十餘載的光陰，自己的成長居然是零，那不是很可悲嗎？因此對於興趣，要儘可能以專業為目標，如果喜歡寫作，就不只是以校刊為舞台，要想辦法往專欄作家推進，如此一來，乍看充實的生活，才會被賦與真正的意義，總之，「要玩，就玩真的。」

醫聲室內樂團的成員們，並沒有脫韁野馬似的特立獨行，也沒有不加思索的狂熱行動，而是有計畫地轉理想為現實，變興趣為專業，化時間為藝術。平心而論，正如C P R和音樂會能如此和諧至善地結合，他們並不是出軌的列車，而是一群能在醫學和音樂並行的專業雙軌上，馳騁地特別了無遺憾的強者。在針砭之餘，付出金錢，貢獻時間，如果問他們從中得到了什麼，也許他們使周圍的人所得到的，才是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吧！



介紹了這麼多「醫聲」的種種事蹟，相信大家一定急欲認識這群生命與音樂的藝術家。其實有些團員，即使在藝文界也頗有名氣，我們就以最短的篇幅簡介幾位團員：

張智欽／樂團首席

47年生於屏東，六歲開始習琴，師事林東哲、楊子賢、李淑德等老師
65年台灣區少年組小提琴冠軍
68年獲首屆台灣區室內樂比賽絃樂四重奏及鋼琴三重奏特優第一名
72年任台北醫學院管絃樂團指揮
76年台灣區成人組小提琴冠軍
現為智欽牙醫診所負責人，並為醫聲室內樂團創辦人之一

李建勳／小提琴

十一歲隨父母遷居巴拉圭，旋即進入巴拉圭亞松森大學音樂系專攻小提琴
一九八六年進入巴拉圭國家交響樂團任第一小提琴
一九八八年畢業於巴拉圭亞松森大學音樂系（第一名！）並取得小提琴教授學位
一九八八年進入國立陽明醫學院就讀，擔任該院愛杏管絃樂團首席
現就讀陽明醫學院醫學系七年，榮總實習醫師

高錦弘／小提琴

畢業於台北醫學院，自民國66年大二時考入市交迄今17年來，樂團經歷豐富，曾任台北市交響樂團第二小提琴，前台北愛樂交響樂團第一小提琴
70年指揮北醫絃樂團，並協助當時尚無音樂系之輔仁大學成立管絃樂社，任指導老師
73、74年服役於國防部示範樂隊，任樂團首席
83年考入台北愛樂室內及管絃樂團，任第二小提琴
83年11月2日與美國眼科醫師樂團在舊金山演出巴哈雙小提琴協奏曲
現任長庚醫院眼科主治醫師，專攻眼整形及眼窩手術，並為「醫聲」主要創辦人之一，這次他接受我們的訪問，使我們了解許多不為人知的第一手資料。



如果知道羅大佑的生長背景，我們便不難知道他當初會進入醫學院的原因。羅大佑出身於醫生世家，父親是內科醫師，母親是護士，哥哥也是醫生，姊姊則是藥劑師，親朋好友中亦不乏各科別的專業醫生，生長在如此的醫生家庭，於是他進入醫學院似乎便成了一件順乎自然的事了。小時候的羅大佑，是個品學兼優，循規蹈矩的好學生，在學校的音樂課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一切都按照父母的期望成長著，絲毫看不出有任何的「異狀」。然而對於自幼便學習鋼琴的他，我們可以說是那已經播種

— 羅大佑 —

批判與柔情

去年剛好滿四十歲的羅大佑，在棄醫從歌多年之後，經歷過各種成功、失敗、開心、挫折。走過了這些閃亮的日子，羅大佑還是羅大佑，雖然辛苦，卻停不下來……。

人人都知道羅大佑，大家也都聽過羅大佑的歌，然而有一件事或許你（妳）並不知道：羅大佑先生當年和我們一樣，也受過正統醫學教育的洗禮（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並且在畢業之後，才毅然決然的踏進歌唱界。在放棄行醫之路而決定當個創作歌手的時候，羅大佑的心路歷程是怎麼走過來的？



了的種子尚未成長茁壯罷了。這顆種子，隨著羅大佑的成長，逐漸受到滋潤，漸漸的即將開花結果了。

果如其然，在離開家到台北補習準備重考的日子裡，羅大佑組了他生平的第一支樂團，第一次開始買樂器大張旗鼓。這其中有一段趣事：羅大佑有一次背著家人上電視表演，家人對此事毫不知情，等到節目在電視上播出，家人在家裡看到了，正奇怪怎麼電視上這個人好生面熟，於是往底下字幕一看，赫然發現是羅大佑三個字。唉，其結果如何，各位自己猜想吧！

在重考一年後，羅大佑仍考上了原來的學校（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成了一個大學新鮮人。在大一時，羅大佑便當上班族，也參加了學校裡的管樂社，擔任大提琴手的角色，對於音樂的熱愛，始終沒有稍曾停歇過。平時校內有音樂會、晚會，羅大佑總是會一展他的音樂長才；因此在校園中，羅大佑也算是個小有名號的人物，同學們大都認識他。但這些都只是止於校內，外界的人並不知道有羅大佑這麼一號人物的存在。

大六那一年，羅大佑到台北的和平醫院實習。在這一段時期，他才算真正的和演藝界搭上了橋樑。那時候，有個電視節目叫做劉文正時間，羅大佑便參與了幕後的製作；此外，由劉文正主演的電影《閃亮的日子》，亦由他擔任配樂的工作。這些經歷，讓他和劉文正成了好朋友，也使他的音樂才華得以發揮的淋漓盡致，自此和唱片圈、影視圈結下了不解之緣。

羅大佑的創作路線，可以用西洋民歌作者鮑伯迪隆來比喻，其內不時透露出批判、改革的風格。而他作曲的風格，則類似西方的搖滾樂，而其中又摻雜了幾

分靈魂樂的味道。

當年以〈之乎者也〉、〈鹿港小鎮〉等幾首歌一舉成名，並以黑色衣著、墨鏡帶來視覺、聽覺強烈震撼的羅大佑，外觀上容易給人一種叛逆的感覺。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發現羅大佑一直以來都為了改變台灣流行音樂潮流而努力奮鬥著。他音樂的風格，可以說是受西洋音樂的影響及讀現代詩詞的結果。搖滾樂的形式和本質在不知不覺中，化成了羅大佑音樂「美學」形式的一部分；現代詩大概也一樣，雖然他說：「讀了一百多本現代詩集才發現對寫歌詞完

羅大佑小檔案

本名：羅大佑

藝名：羅大佑

英文名：LO TA YO

出生地點：台北

生日：7月20日

本籍：台灣省苗栗縣

血型：O型

星座：巨蟹座

身高：172cm

出道時間：1982年

喜愛的運動：游泳

喜愛的歌手：THE SHAPOW OF SMILE

喜愛的食物：炸雞

喜愛的書：麥田捕手

喜愛的動物：狗

最喜愛的穿著方式：簡單輕便

心中期望的情人典型：獨立性強

全沒用」，而且歌詞和旋律互相配合的複雜性遠高於純粹的文字，但我們其實還是可以感受到羅大佑在意象的表現上「來去自如」。從〈穿過妳的黑髮的我的手〉、〈野百合也有春天〉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他已經吸收了現代詩的菁華，這也是他之所以成為台港地區最走紅的創作型歌手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一九八二年的〈戀曲一九八〇〉到一九八八年的〈戀曲一九九〇〉，再到一九九四年的〈戀曲二〇〇〇〉，我們可以發現，羅大佑對於「戀曲」情有獨

鍾。在每一首情歌裡，都灌注了羅大佑深深的柔情。有些歌曲，更正了羅大佑對於愛情觀點的打發。在〈戀曲一九八〇〉中，他唱道「妳曾經對我說，妳永遠愛著我，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遠是什麼；姑娘妳別哭泣，我倆還在一起，今天的歡樂將是明天創痛的回憶……」曲中的女主角，是他在醫學院唸書時，伴他走過這些日子的女朋友。在分手時那種刻骨銘心的創痛，化作淡淡的愁緒，抒發在歌曲裡。現代青年男女都歌誦著愛情永遠；然而，愛情或許易得，但永遠是什麼？又有多少人明白愛情的真

諦？這也是羅大佑要提醒我們的。

羅大佑曾說，他的音樂便是批判與柔情。我們細細品味他的作品便可以發現，諸如〈之乎者也〉、〈超級市民〉等歌曲，便是隱約在批判今日社會上種種不合理之現象，而像〈戀曲一九八〇〉、〈戀曲一九九〇〉，卻又流露了款款的柔情。「批判與柔情」，為羅大佑的每一首歌注入了生命，也表達了他對這塊鄉土深深的愛。

已屆不惑之年的羅大佑，呈現在眾人面前的，是他的變與不

變，變的是他的外型，不變的是他的用心。從當初的一個醫學生，到成為今日作品流傳全世界華人地區的流行歌手，支持他走過這一段路程的，大概是他對理想的熱愛與執著吧！

—白遼士— 以生命為賭注



赫克特·白遼士（Hector Berlioz, 1803～1869），法國作曲家、指揮家、樂評家。進入巴黎醫學院就讀，卻在獲得醫學士學位後斷然改行。20歲時開始全心投入音樂創作，最成熟期為27歲後的16年，著名作品有「幻想交響曲」、「哈羅爾德在義大利交響曲」、「安魂曲」、「羅密歐與茱麗葉」戲劇交響曲和「葬禮與凱旋」以及戲劇傳奇「浮士德的沈淪」。

白氏從小受愛好古典文學的醫生父親教育，閱讀了不少文藝作品，這些文學陶冶如但丁的神曲、浪漫主義小說對他將來的音

樂創作與評論寫作都大有助益。在父母的期盼下，白遼士進入巴黎醫學院求學，卻仍抑制不了他對音樂創作的熱愛，決心放棄醫學生涯，也因此斷絕了來自家中的經濟資助，造成白氏必須以撰寫雜文的稿費收入來維持生命的最低限度，這未嘗不是對音樂天分的變相扼殺：「有天夜裏，我在夢中彷彿聽到了一首交響樂，第二天醒來後，差不多整個第一樂章都記得，它的第一主題我記得很清楚，走到桌子前想把它寫下來。可是，我突然有種想法，如果我把這個音樂主題寫下來，就會忍不住把整個曲子都寫出來，為了寫這個作品，必須花費整整三、四個月的時間，就不能再寫什麼報刊的雜文了，收入必定會減少。而交響曲寫成之後，又要找人抄寫分譜，還會舉行音樂會發表，它的收入將不夠開銷的一半，那麼我那生病的妻子和將去學習航海的兒子的費用，都將無法維持。想到這些，我不寒而慄，於是拋下筆：『算了吧，明天就會忘掉的。』」

第二天夜裏，我又清楚的聽見A大調的快板樂章，在渾身激動、緊張中醒了過來，我唱了那個主題，它的風格和形式都十分吸引我……可是昨天的想法拖住了我。

我盡力不向誘惑的力量讓步，渾身發抖，一再強迫自己努力把它忘掉。最後，我睡著了，第二天早晨睡醒時，對於這首交響曲的一切記憶都消逝了。真的，永遠消失了。」

為了享受公費到羅馬進修，白遼士花了五年時間以一首「幻想交響曲」榮獲了羅馬大獎。樂曲描寫一位青年藝術家因苦悶服藥，陷於沈睡，在夢中見到許多稀奇古怪的現象，這時他的感覺和回憶在他病態的腦際中變成了樂曲和音樂的圖案。由於1838

年第一部歌劇的發表失敗給感情衝動的白遼士帶來極大打擊，消沈了許久。是年12月，他又在巴黎露面，親自指揮演出「幻想交響曲」和「哈羅爾德在義大利」，相當成功，當時享有盛譽的天才小提琴家帕格尼尼感動的走上台去跪在他的面前，向他表示祝賀，轟動了歐洲，帕格尼尼並稱讚白遼士是能使貝多芬再生的不二人選，還附上二萬法郎鼓勵他安心創作。

這種真摯的雪中送炭情感使白遼士重新振作起精神，第二年，合唱交響樂「羅密歐與朱麗葉」問世，獻給帕格尼尼以表感激之情，此後二十年是白氏最成功的全盛時期，組織大規模樂團旅行全歐演奏作品，頗受歡迎。法國當局亦贈最高榮譽獎，提供豐盛年俸，使白遼士能安心作曲。他的樂評亦成權威性文章，「管絃樂法」是極著名的精華。1846年，完成戲曲交響曲「浮士德的沈淪」，以戲劇故事的形式寫成，包括獨唱、合唱和管絃樂，是部規模宏大的交響樂，類似歌劇卻沒有舞台布景，不穿劇裝，沒有戲劇動作，由於它是在音樂會上演奏演唱的，因此稱「戲劇交響樂」。但在60歲以後，妻子和獨子相繼去世，使得白氏晚年淒涼，孤獨寂寞的死於巴黎。

白遼士能認清自己的興趣，不惜與父母決裂，放棄令人稱羨的醫生生涯，在困苦的環境中發揮自己的天賦，創作出優美的藝術作品，彷彿作者只是偉大作品蒼白的影子，每一次表現都是自己全部生命的賭注！

政治篇

撰稿：王瓊儀

編輯：吳雅穎

— 張博雅 — 結合公衛的行政權

民國八十年，在行政院院長郝伯村的延攬下，張博雅女士成爲中華民國第一位女性閣員。肩負著推動台灣地區醫療政策的衛生署長的她，在沈著穩重的專業形象下，有著一股媽媽般的親和力。一掃平時在傳播媒體上所看到正經嚴肅的刻板印象，讓人耳目一新。

求學一系上唯一的女孩

署長畢業於高雄醫學院醫學系，大學時代令她印象最深刻就是自己是班上唯一的女孩，每一次的班際競賽活動，若規定男女都要報名才能參加，自己就成了全班的希望，否則就得放棄。因爲這種特殊的情況，使她練就了一手不錯的桌球技術。回想起當時的比賽，實在是非常克難，腳上穿了皮鞋也照樣得下場打球，讓物質生活優渥的我們感到有些不可思議。

當時的醫學系課程十分緊湊，星期二到星期五幾乎都滿堂，而且都是必修課，沒有選修科目，醫五時就和醫六的學長姐一起研讀臨床科目。有些老師特別重視的科目例如：婦產科、外科、內科就分二學期修習，不像現在只修一年，教育部的用意無非是希望學生能利用時間去選修一些其它的課程，署長認爲這種方式對主動學習的學生的確是獲

益匪淺，而當時課程雖然十分繁重，卻也不會覺得壓力大，反而覺得很充實。

值得一提的是署長在醫學系畢業前就考取了台大的公衛研究所。研究所畢業後，就到防癆局（現稱爲慢性病防治所）服務，隨後又回到高醫醫學系的公衛學科執教（那時還沒有公衛系）。後來又到美國的JohnHopkins進修博士學位，六十九年就拿到教育部的教授資格，再回到高醫任教。當時在高醫從事公衛、職業衛生的研究，和幾位醫學系、護理系的學生在高雄後火車站的幾個里做家庭訪視，整理出的資料，編列爲家庭健康記錄卡，這些資料就是現在高醫社區醫學的基礎，供家庭醫學科參考。署長總共在高醫服務了十三年，直到出馬競選嘉義市長爲止。

在署長的眼中，公共衛生一直是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她強調深入了解公共衛生後就會發現其對醫療的影響很大，她引用了唐代名醫孫思邈說過的一句話：「上醫醫未病病，中醫醫將病病，下醫醫已病病」來闡釋公衛與臨床的功能與範圍，真是一針見血，所謂的未病病與將病病屬於公衛的範圍，而已病病則是臨床的範圍，可見公共衛生重要性。署長表示這分工作不只需要

吸收公衛系的人才，更需要醫學人才來共襄盛舉，才能使它的成效顯著。

無論做什麼都未脫離醫學

談到自己從政的因緣際會時，署長表示因爲母親在嘉義市長任內去世，臨終前希望她能夠接下市長的職務，又在嘉義市民熱情的擁戴與殷切的期盼下，也就毅然決然地出來競選嘉義市長，兩任的市長任滿後，繼續馬不停蹄地競選立法委員，直到八十年被郝院長挺攬入閣擔任衛生署長的工作迄今，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早已脫離醫生本業，但是仔細地分析之下，無論是嘉義市長或衛生署長都是在推廣公共衛生（嘉義市長下有衛生局），只是範圍由一市擴大到全國，所以，署長認爲自己一直都未脫離自己的專業，只是爲自己的專業領域開拓出一片更寬廣的領域。

署長表示國內向來缺少公衛人才，雖然近幾年來，有明顯的增加，但是對一個人口高達兩千多萬的國家而言，衛生行政人才的比例依然嚴重地不足，所以這二年來正在編輯一部台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就是希望能讓後生晚輩知道台灣光復後，先民是如何爲台灣公共衛生盡心盡力。編輯人員邀請了光復時期從事公共衛生的前輩，請他們口述當時



防治的情形，再記錄整理出一分寶貴的資料。由於這些前輩鞠躬盡瘁地從事公衛工作，才使光復時遭到各種致命的流行病（例如：狂犬病、鼠疫、霍亂、猩紅熱）肆虐的台灣，能有現在舒適健康的生活環境。截至目前為止，第一部分已經付梓了，希望大家閱讀了以後，能夠對公共衛生有更正確及深入的認知，了解到它的工作性質與重要性，進而加入工作的行列。

此外，像醫療奉獻獎的頒發，就是由署長創辦的，這個獎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發掘一些默默地為醫療工作犧牲奉獻的醫療從業人員，例如在偏遠地區像深山、離島中為國人服務的醫生，過去，從沒有人嘉勉過他們的行為與勇氣，現在由衛生署以官方的身分來答謝這些人的貢獻。

又為了鼓勵醫生下鄉服務，衛生署開辦了「醫療資源發展基金」，從七十九年開始，將全台灣劃分成十七個醫療區，六十三個次醫療區，在每萬人口只有九到十張病床的地區，由衛生署補助開業的80%利息，而十到十九張病床的地區則補助60%的利息，而由醫院向銀行貸款，由政府負擔80%的利息，相當於院方只要還本金即可。在這個工作上，政府總共編列了高達二十

億的預算。

另外，衛生署也撥經費改善衛生所的設備，提供山地離島地區救護車，加強偏遠地區的救護服務，其它還有中醫藥委員會，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設立。署長表示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的目的是提升國家醫療衛生研究水準。以往，衛生研究的經費很低，有很多預算都放在國防、外交、教育上，一旦成立了國家衛生研究院，就可以統合國內醫藥的研究，讓學有專精的國內外學者有發揮所長的空間。這次國家衛生研究院能夠順利成立，要感謝許多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極力促成。

再加上正在實施的全民健保，可見署長真的是投注了所有的心力在她的職責上，才能在這麼短促的時間中，完成了那麼多政策與制度的實行，真不愧是女中豪傑。

對醫學生的期許

署長對於現代的醫學生寄與深切的期許，非常歡迎有更多的人才加入現行醫療政策的執行工作。她認為不論是學生，或是各行各業的人，要走上成功的坦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敬業。學生敬業的具體表現就是用功讀書，守本分。除了敬業，當然也要合群，如此才能群策群力，達到完美的境界。還有很重要的一

點那就是憑良心做事，只要能憑良心做事，就能夠守法，對得起自己的家人、國家社會；反之，就會發生弊端，這「敬業樂群」與「憑良心做事」便是署長送給我們的座右銘，可以將它視為做人做事的原則，相信對大家一定是受益良多。

縱觀曾在台灣政界叱咤風雲的醫生，從日據時代的前輩賴和先生等人一直到現今的沈富雄先生、洪奇昌先生、張博雅女士，在在都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大國民典範，相信除了了解他們的生平事蹟外，對同樣身為醫學生的我們也能有一分承先啓後的認知與責任感。唯有如此，才能挽救世人眼中日漸沈淪的醫生風範。

吳新榮，臺灣省臺南縣佳里人，生於民國五年，先生自小民族意識強烈，痛恨日警暴行從不與日人合作，民國三十二年日人侵略戰事漸呈敗象，竟不顧先生老衰的身體狀況強行徵召至南洋群島，先生不卑不亢，心力交瘁亦不服日，不幸外放隔年逝於異域，享年僅四十六歲，未能目睹臺灣光復，真是令天地與草木同悲。

政治篇

— 沈富雄 — 以天下為己任

小時候的你，可曾夢想過自己要成為一位伸張正義的執法悍將，或是身繫一國存亡的最高領袖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而今天的你，請捫心自問，做到的有幾分呢？還是早隨著韶光漸漸地流逝，一點一滴地被現實無情的浪濤，沖蝕地無影無蹤了呢？不經意的，我們總會在天真爛漫的小朋友的「我的志願」中回想起那個曾經也是我的「我的志願」。此刻卻只能以一抹淺淺的笑說服自己那個「現實與理想」的神話故事，其實是，真的。

但是從小就「以天下為己任」的沈富雄先生，卻是一位實實在在的「我的志願」的實踐者。雖然，當初誠如沈委員自己所言，不能免俗地選擇了以醫學為自己的專業，卻始終未能忘情於「管理眾人的事」這個從小就自我期許的使命，這段從政的過程，沒有激情、沒有衝動，而是一連串不斷地自覺、自許累積而成的，值得正值黃金年華的我們省思。

從小看到流血會暈倒

台南一中畢業的沈先生，當年以全校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獲得保送大學的殊榮，傑出的代價使他面對了「有很多選擇也等於沒有選擇」的困境，因為從台灣光復後到沈先生前一屆的所有保

送生中，只有兩位沒以醫科為第一志願，雖然父親從未強求他研讀醫科，但是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交戰後，他還是向傳統及社會的壓力低頭，選擇了醫科。

一九五八年，沈先生順利地就讀台大醫科，自認是個討厭青蛙、毛毛蟲，個性根本就不適合研究生物學的人，並且從小看到有人流血都會暈倒的他，憑著一股強大的意志力，使自己在整個學醫過程進出開刀房的機會中，從來沒有一次暈倒的記錄，雖然，他承認醫學並非他所鍾愛的學科，卻並不因此就以敷衍了事的心態去面對這門深奧的生命科學，依然保持著以往領先群雄的水準，最後以全系第二名的優秀成績畢業，自認是符合了陳水扁先生所言的「做什麼，像什麼」。

當時國內的一股留學潮，促成他後來「留在美國 21 年」的因緣，直到七年前才回國服務。沈先生說，那時大家都想在美國定居，而唯一的途徑就是再從基礎醫學研讀起，直到獲得博士學位後，才能以特殊技術身分申請綠卡。三年後，他就提前獲得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中心藥學博士，並基於現實的考量，婉拒加大的教職，前往康乃狄克州任職一年的實習醫師，接著又申請到舉世聞名的 MAYO 擔任二年

的住院醫師，之後就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深造腎臟科，並接受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副教授一職。平心而論，自己在美國多投注了五年的時間與精力在臨床醫學，除了對科學方面的訓練更有根基外，對後來的發展並沒有很深遠的影響。

鈉離子與貨幣的關係

談到醫學對自己的啓發，他提到自己常把社會的現象比擬成生命的現象。他本人在美國最著名的一篇論文，就是把體內鈉離子的流通與貨幣的流通看成一致。假設貨幣發行量過高，就好比鈉離子攝取過多，會造成高血壓，也就是所謂的通貨膨脹；相反的，假使貨幣發行量太少，就好像鈉離子過少，導致血量不足，進入景氣蕭條。在醫學上，鈉離子的調控，必須考慮到利尿劑的使用與否；而在經濟學上，銀行則必須以利率的調整來顧全大局。這些在他眼中都是蠻有趣的現象。

他表示自己較喜歡學理和生命現象的探討，嘗試著把生物學與社會學融會貫通，深信用人體來解釋社會科學有其獨到之處。他舉例說，毛澤東實行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以及馬克斯的共產觀念，都經過了數年的考驗，才曉得這根本行不通，但是老百姓早



已深受其苦了，但是如果用生物現象去做實驗，大概幾個禮拜就可以證明它的實效；又比如說，我國正預備要實施的全民健保，國民年金的發放，這些制度與老百姓的個性，行為互動都有密切的關係，如今身為立法委員的他，能在第一線上著手各種制度的訂定，將自己所學付諸於行動中，是非常幸運的。

從政的心路歷程

談到自己從政的心路歷程時，沈委員坦誠自小就從政了。從班長、模範生一路當到班代表，也曾和教官、訓導主任吵架，不諱言大概是國民黨教育成功吧！從小他就對「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之類的古訓特別刻骨銘心，鑽研醫科的他，為了忠於自己的理想，沈先生放棄了多采多姿的大學社團生活，利用課餘時間自修法律學。大一那一年，就通過律師檢定考試，視同擁有法律系學士學位，讓法律系的學生刮目相看，也為自己留了一條將來從事法政方面職業的後路。回想自己當年的大學生涯，雖然對於沒有參加社團活動表示缺憾，但是他仍然交出了一張漂亮的大學生活成績單，這分成就應該歸功於

他那超人的定力——無論宿舍多麼地吵鬧，他都可以靜下心來讀書，所以他從不上圖書館唸書。現在繞了一個大圈子，擔任立法委員，順利地完成了自己小時候的志願——為眾人服務。

提到自己在美國的經歷，委員侃侃而談道，自己到美國的第十年就發生了「黃文雄和鄭自才槍殺蔣經國事件」。從那時起，他就積極地介入台獨運動（但他強調自己一直不是台灣獨立聯盟的一員），負責美國西北區台灣人的政治活動，因此成了國民黨黑名單上的一員，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無法回國。當時國內政治氣壓低靡，一旦參加了反對運動，家人也會遭到迫害。所以，那時反對人士為了防範國民黨派出的職業學生打小報告，每次的示威遊行，都要帶著面具，但是身為領隊與發言人的他，為了公信力必須面對媒體，自然成了唯一不帶面具的人，很快的他就上了黑名單，他表示他們並不是反對國民黨，只是為了保衛台灣。有一年，鄧小平訪美，他率領了三百多人，前往示威，標語上寫著「Deng Welcome to Seattle But Stay Out Taiwan」，「Deng Stay Out Chung Step Down」。所以在他前次競選立委的文宣上，就寫著「第一位向

鄧小平示威的台灣人」。

事實上，雖然他對政治的濃厚興趣從年幼持續到現在，但是直到四十五歲，才開始警覺到為故鄉盡心盡力的舞台在台灣，不在美國，且自己年紀也大了，自覺是遇到中年危機的他認為應該好好地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於是就回到他一直都熱愛著的故鄉——台灣。

對醫界的看法及期許

當我們請教他是否覺得台灣醫生在現行醫療政策的聲音太小了，他單刀直入地表示「是太小了，但卻是活該」。台灣在日據時代直到光復初期，醫生一直是個受人尊崇的職業，具有頗高的社會地位，那時人們不僅將醫生視為一位解除病痛的專家，更是一位自動自發地肩負著社會道義責任的知識分子，然而最近幾十年來，醫生是墮落了，墮落到喪失抗拒的勇氣。在整個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醫界沒有任何貢獻，不只是對威權統治沒聲音，就連當初不合理的勞保給付也沒有任何反應，只有退而求其次，靠著偷雞摸狗地作假度日，造成台灣人民平均每個人每年看病次數高達24次而美國只有7次。所以，他認為醫界不但對醫療體系沒有任何影響力，對整個國家的政治活動貢獻也很小，這實在是

政治篇

醫界的自私自利，短視近利所造成的結果。

此外，他個人覺得醫界之所以會有今天的慘況，也是社會環境不佳，風氣腐敗造成的，且台灣人個性趨於急功近利，唯利是圖也是主兇。他舉例說最近行政院衛生署每年舉辦的醫療奉獻獎，得主不是神父就是修女，據這些神職人員的觀察，台灣醫生「到美國近，到花蓮遠」，而就他的切身經歷，要聘請一位受過完整專業訓練的醫生到台南的診所執業，須符合下列四個條件：一、醫生本人是台南人，二、胸無大志，三、孝順父母，四、配偶也是台南人，否則不到一年就會離職，可見連台南都嫌小了，何況是花東偏遠地區呢？這真是一個諷刺的比喻。

講到這裡，沈委員給我們這群國家未來的棟樑一個期勉：年輕氣盛時，除了滿腔的熱誠，更要有切實的理想。將來絕對有足夠的時間，讓人賺錢，不要緊張。人家說「二十五歲以前，不唸馬克斯，是無可救藥，如果三十歲了，還在唸馬克斯，也是無可救藥」這主要是告訴我們年輕時要富理想性，稍微激進些，因為人年紀大了，都自然而然地會向右轉，變得較保守些。如果在青春年華時，思想就顯得十分老

成，盡想著些現實、利害的事情，那麼這個社會進步的動力將會大打折扣。

沈委員認為好醫生又分為「名醫」與「良醫」，一位名醫自然是醫術卓越又懂得行銷自己的人，不見得人人要做名醫，但一定要成為良醫，將自己所學專精，視病猶親。除了自己的本業外，醫生受到社會的照顧很多，所以在行醫之餘，更應該對社會善盡一分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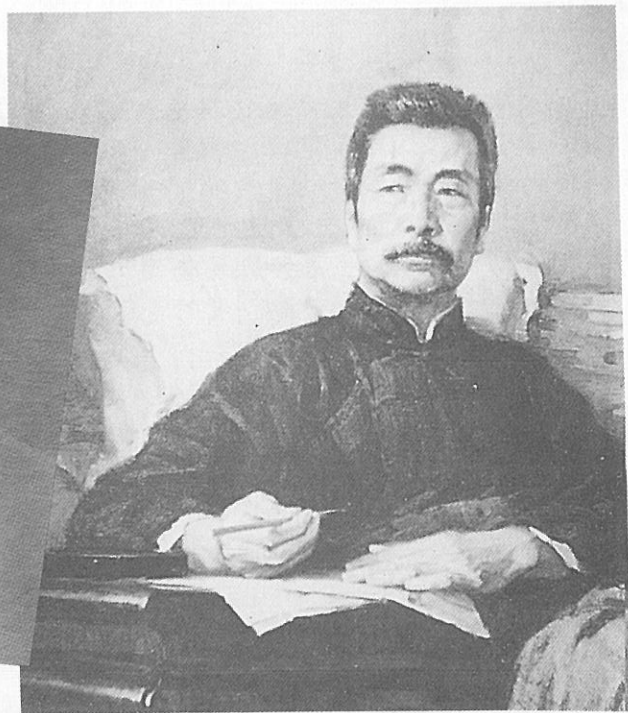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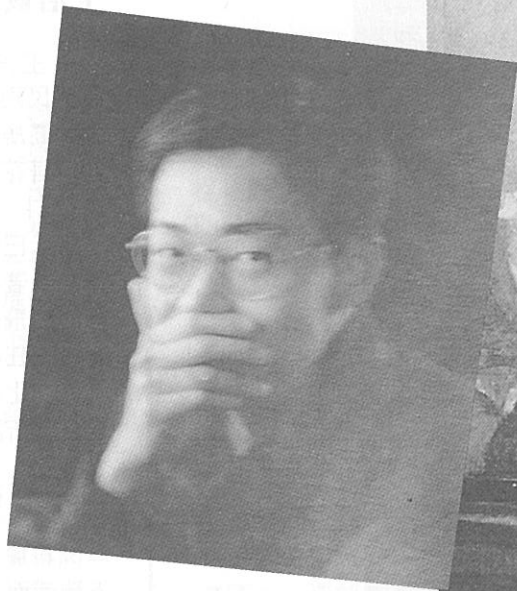
也許沈先生只是少數能夠發揮所能臻於淋漓盡致，並縱情地馳騁於各個領域的幸運兒之一，但是筆者認為他成功的祕訣在於他能堅持貫徹自己的理想，凡事負責任以及他體內流著的那股愛鄉愛國的熱血，這些都是背後那股支持、驅策他不斷接受生命挑戰的力量。

人的潛能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在先天條件與後天環境的交互影響下，人們所發揮出來的力量經常是微乎其微的。也許此刻的你正如蟄伏的蛹般，殷切地期盼適當的時機來臨，振翅高飛，翱翔於自己想望的天空；也許此時的你仍在意亂情迷地摸索中，渴望能尋得一個可以停泊的港灣，也許……。其實年輕是一種喜悅、一筆資本，更是一份責任——向自己負責。何必做繭自縛，將

自己束縛於眼前的一切虛虛實實中呢？懂得去追求恐怕更是一種難得的福氣吧！

陳永興，高雄人，一九五〇年生，畢業於高雄醫學院，現為精神科醫師。學生時期深受「史懷哲自傳」一書影響，與友人共創「百達服務團」，積極投入社會工作，以精神科醫生，社會工作者及社會改革者等多重角度，剖析社會病態，關懷民生疾苦，是位重視人文精神的人道主義者，同時也充滿了理想主義熱情，認為要拯救社會，必須先拯救人們心靈。

吳海水，生於民國前十三年，於民國五年考入台北醫專，先生對於日人蠻橫壓迫臺灣同胞，經常挺身而出坦率直言。一面懸壺濟世一面資助本土文化活動，地方人士奉如神明，後被日方以「運動臺灣脫離日本統治」之罪名判處十五年徒刑，家產亦被迫變賣一空，直至臺灣光復，先生始得重見天日，以餘生報效國家，民國四十六年，因腦溢血不治辭世，享年五十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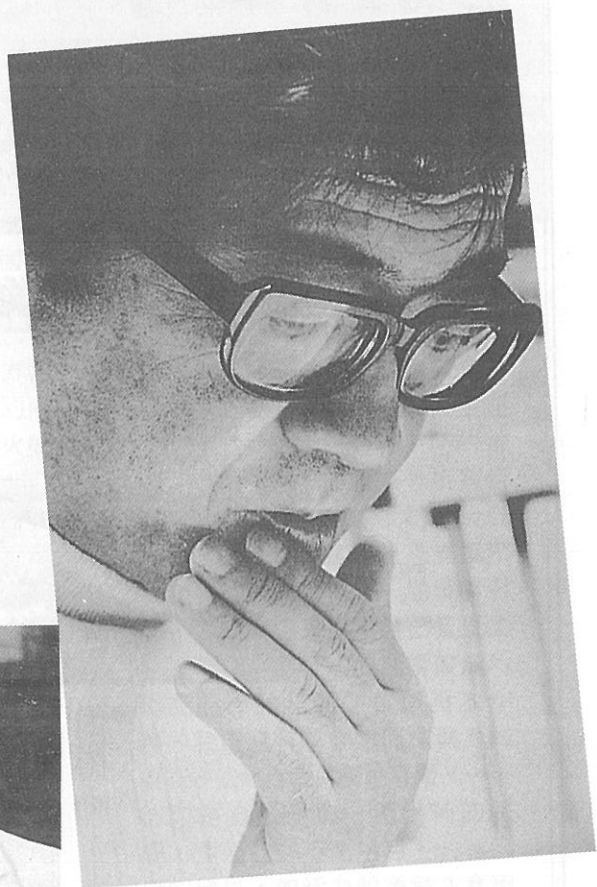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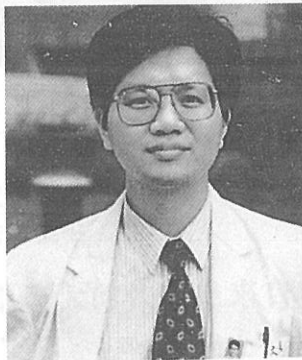


文學篇

我為美而死，但尚未
安息在我的墓裏。
有一個為真理而死的人

被放在我的鄰室。
他輕悄悄地問我為何殉身？
「為了美」。我說。
「而我是為了真理，兩者實為一體，
我們其實是兄弟。」

於是就似親人在夜間相遇，
我們便隔牆聊起天來。
直至蒼苔爬上了我們的嘴唇，
將我們的名字掩去。
Emily Dickenson



引言……

文學，記述著生命。它浪漫唯美，它熱烈澎湃；它歷鍊深刻，它真誠懇摯。因而，文人們持的是一顆敏銳的心，有的是一縷善感的靈；如此才能將這世間流動的點點滴滴，化為深切的悸動，抒放於字裏行間。畢竟，他們所背負的，是千秋萬代的感動；要傳承的，是世生生的美麗啊！

必須細膩，必須深刻。

醫學，歷經著生命。它予每一個靈與體親愛的撫慰，切切的關懷。但它是嚴肅的，是謹慎的一面對的是生命，怎能有一絲半毫的錯誤？是以，一名醫者必須冷靜，沈著、理智、不情緒化；才得以接受並應付一切可知亦或不可知的變數。

要求當機立斷，要求思路縝密。

看來近乎對立相反的兩門學問，卻竟有人能遊走於其中，而泰然自在，怡悅暢快；則在其心靈深處，存在著的，究竟是情是理？又，是狂是狷呢？

現在，就讓我們隨著這些浪漫的醫者，漫遊文學與醫學交會的神祕地帶，去感受一份不同的美好吧！



訪問王浩威

撰稿：吳雅穎、陳譚如、游紆涵
編輯：吳雅穎

簡單告訴你，花蓮慈濟的王浩威……

王浩威，筆名譚石、拉非亞。民國四十九年生，南投竹山人。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目前定居花蓮，任職佛教慈濟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編譯作品有《阿米巴詩選》、《非洲黑人詩選》，著有散文集《在自戀和憂鬱之間飛行》以及評論集《一場論述的狂歡宴》。現為《島嶼邊緣》文化雜誌發行人。曾獲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

人是有很多面的……

其實，對身為精神科醫師的王浩威而言，醫師和作家的身分是不相衝突的。相反的，兩者是共存得理所當然。因為他覺得，人，有很多面。一個人的成長要面對許許多多不同的情境，當然就會造就了多面的個性。既然如此，同時擁有醫師和作家的雙重身份，便沒有任何不妥之處。

除了在中國時報寫專欄，王浩威還是島嶼邊緣文化雜誌的發行人，偶而也會寫寫書評和文化評論。「我在精神醫學的專業研究很投入，時間排得很滿。」「別人來邀稿，常常是答應了才發現自己沒時間。很貪心，很多事情都捨不得放下。」浩威至今未婚，不曉得和他的忙碌有沒有關係。

豐富澎湃的大學生活……

現在對精神醫學的專業研究很投入的王浩威，大學時期並不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還有過被當的記錄呢！據他自己說，他是直到見習時才開始致力於醫學。其他時間？他可是過得多彩多姿哦！

大學時代他參加過的社團就包括了「阿米巴詩社」（啓蒙社

文學篇

團)、南杏(系列)及高醫青年。關於此,他說,「寫作原本就是誤打誤撞的事。剛上大學的那一年,我無意間去聽了一場關於七等生小說的演講——全場新生只有兩個!在聽完了一堆陌生的書名和理論之後,也就不得不成為阿米巴詩社的社員了。」而日後的一寫再寫,就必須歸因於他的頻頻得獎囉!

另外,浩威還參加了學運及社運,七〇年代南北學運的串連,他可也是其中沸沸揚揚的一分子。「因為讀的是七年醫學系的緣故,我的學生生涯也就跨越了好幾代各校學生中的異議份子。民國七十六年入伍時台灣還是戒嚴時期,那時許多校園朋友參與的『李文忠事件』剛過,各種地下讀書會興起,而台大的『學生之愛』尚未發生。原本做好最壞的打算,想入伍後會被釘哨的我,竟然抽到個上上籤:在台北市當上下班的兵!」從此我們可以看出,大學時期的王浩威相當活躍;即令他並沒有花很多精神在課業上,多樣的人生經歷仍是豐盈了他黃金時期的日子,漾出了他今生今世對寫作的熱愛。

和寫作有關的因緣際會……

從一場七等生小說的演講,到進入阿米巴詩社,浩威的寫作生涯就平平朗朗地起步而展開了。大學才開始進入寫作領域的他,便頻頻得文學獎(而也因此結識了陳克華),是不是就像陳克華所謂的「天才就是天才」呢?「天才就是天才,不是,怎麼努力也不是。但努力一定是有用的。至少你努力後,證明了自己

不是天才……因為,起碼你知道你的極限可以到達那裡。這個過程絕對非常值得;也就是說,有助於了解自己……每個人一開始都要自命不凡,絕對不要自認平庸。如果一開始就自認平庸,那就不可能做什麼事了。」陳克華如是說。也許吧!

談到寫作,浩威說,「寫作會有階段期。一個階段的情感,慢慢會開始覺得是一種使命,一個有用的工具。其本上莊裕安也是如此,而陳克華就比較看不出來了。」浩威會有這種情緒,該是導因於他那顆關懷社會人文的心吧!如前面提過的學運、社運等等,浩威都是之中的參與者,而將其身所體,心所悟,皆化為白紙黑字記錄下來。

當兵時的浩威,又進入新的階段。他白天是中華民國少尉軍官;桌上擺的外文書不是解剖或生理學,卻絕大多數是英美國家以外的各類詩、小說和文化史。到了下班時候,浩威又回到社會,騎著達可達到景美的《南方》雜誌去交稿,並與那裡出入的南北各路校園英雄談論當時如火如荼的第二波學運。譚石和拉非亞這兩個筆名就是那時浩威的化身。「曾經因參加學運社運而萌生文學無用之感;但後來發現仍能從心理學的角度去看社會問題。」當兵非但沒有限制了他的思想,沒有空白了他的文學生命,反而因參加了讀書會而使他更增加了對會人文的關心——這對浩威的作品風格而言,是一個蠻大的轉捩點。

生活上最大的快樂是來自看病……

寫作之外,目前浩威最大的快樂與生活重心,便是診療病人了。「因為我是精神科,為人看病可以觀見一個人的長成。」也是在豐富自己的寫作心靈吧!至於說到精神科方面的事,他說:

「每個人都有精神上的缺陷,此異然於他人的,反倒可能是一個人的潛力。」可不?回看歷史上的幾位名人:馬可路德在躁鬱症時改革了新教,梵谷畫裏成就的那份瘋狂氣息,日本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北一輝……等,都是由於心理上的缺陷而在生活中萌發成了思想及藝術的精髓。至於浩威自己呢?他認為自己是相當唯物論的。在詩集《獻給雨季的歌》的自序詩的療傷裡,他寫道:

盛裝靈魂的盆子狠狠地整個震盪了一下,所有的感覺忽然麻酥酥開來,像出神的喜樂,一種莫名的快感讓我死去許久的詩創作衝動,隱隱浮現:悶熱的牆壁,一個隙縫一個隙縫地滲入。……投入於精神醫學和心理治療多年以後的我,其實已經明白那是一場漫無止境的憂鬱瘟疫,發生在我人生每一階段將告結束時的每一終點。……我的診斷分析甚至可以更細膩:那年,我的原始自戀再也無法繼續尋到足以支撐和自我證明的擁有了。一場爭吵引發的自戀之怒只是逼自己看見真正的自我是不可能如魔術般無所不能的。於是憂鬱位置再次浮現,我還沒有學會如何在他者的凝視中依然自我單獨地喜樂。……仿如是自己走進一種出神的狀態,非死亡亦不是生活,一種過渡的境界,如活力般隱藏在意識忽略的角落裡,不知何時魂魄再次招喚出來。

獻給雨季的歌

王浩威

那是一九多少年的事了
都快要忘記了
我們聚坐簡陋的咖啡屋
靜靜望窗外柔柔的雨
彷彿這一遲延的雨季，永遠
永遠不停止了

那是一個安全的窩
凌亂而擁擠的小木桌
我們只是聽聽憂鬱的唱片抽抽菸
當夜晚來臨而所有的旋轉都停頓
一再重複的話題也失去了亢奮
我們終將思索而沈默而雙眼緊閉
在深遠的黑暗裡坐着白天的狂熱
逐漸冰冷 煙散
路過的行人在窗口暗暗窺望
懷疑的眼神急促地搜索我們
質問我們：「為什麼遲遲逗留
不前進呢？」我們觀望牆壁
搖擺的身影，也問著自己：
「究竟等待為何？」

我們用力敲擊節拍大聲歌唱
在吵鬧的屋子裡不免思想起
自己年輕的寂寞情懷又爲了什麼
只是稚嫩的誠懇還是年少的假象？
而世界日漸膨脹，自己的愛
年輕卻容易疲倦的愛
再也無力擁抱了

當黎明來臨窗外的路燈熄盡
霧裡的去路都呈現一種否定的方向
我們也只能在否定中說服自身
一種肯定的假設。有人起身
繼續夢想的旅程，有人逗留
聽聽同一張唱片，有人別來
跨進了這一扇門。

那是一九多少年的事了
都快要忘記了
我們回到轉角的咖啡屋
黯然觀望窗內的那羣人
彷彿這一年輕的遊戲，永遠永遠不再來
了

而陳克華心目中的王浩威，似乎是過於嚴肅的。過度理性的思惟、過度社會化的創作方式，陳克華覺得，浩威離詩人的路子愈來愈遠。也許，並非繆斯捨棄了他，而是心中有一股力量，驅迫他的筆去議論人世的是非吧！

印象最深刻的作家……

浩威印象最深刻的作家，是陳映真——一名有遠見，堅持人道主義的文人。而詩，則是楊牧的看得最多。「受陳映真的影響很大，而楊牧的詩則止於欣賞了。」其實浩威的涉獵很廣，尤其是政治及社會方面。那，會不會從政？「我想我不是個行政方面的人才，而是較屬於智囊團型的人。並不適合領導別人。」

可是，爲什麼選精神科呢？（嗯，感覺上心理醫師、精神科醫師似乎有『領導』他人思想的嫌疑……）浩威的答案竟是：人文氣息較重！「當年喜歡人文方面的醫師，多選家醫科或精神科，再不然就走公衛方面。」這是和陳克華與侯文詠選科的理由不同的。陳克華選眼科有點「繼承父業」的味道，而侯文詠卻是個容易麻醉的人呢！

想告訴現代醫學生……

我覺得現代的醫學生該抱持一種『工人』的態度。專與專業技術，也要有服務的觀念。即使不提人道主義，也要有職業道德，像個『專業的工人』。

自己如何形容自己？

起初提這個問題，浩威一時不知應該如何回答，後來才慢慢地說道：「如果要形容，就『溫

柔的監
衡，要
定得溫
而不迫
關切的
軌之間

安部

安
擁有獨
風格特
與生命

化
京，長
位開美
久即

時期
直到
在就
多課
義及

；
房進
然而
化，

切失
往醫
來發
態下
象詩

了戰
屈辱
學的
使事
研究

發揮
日本
提名
然化

文學篇

柔的監視者」吧！許多事不能衝，要靠監視；而要持久，便一定得溫柔了。」溫柔的眼神，沉而不迫的言語，加上一顆剛毅而關切的心，這就是在出軌與不出軌之間平安行駛的一王浩威。

安部公房——

存在與孤獨

安部公房是日本當代文壇上擁有獨特地位的作家，他的作品風格特殊，在抽象裡敲打著寫實與生命。

他，本籍北海道，卻生在東京，長在東北的瀋陽。父親是一位開業醫師，在安部公房出生不久即舉家搬到瀋陽。小學和中學時期，安部公房都在中國渡過，直到十六歲時才獨自返日讀書。在就讀大學預校時，他閱讀了許多課外書，並開始不滿法西斯主義及軍國教育。

太平洋戰爭後半期，安部公房進入萬人羨慕的東大醫學部。然而他的精神隨戰爭的升高而惡化，天天蹣跚閒盪，對人生的一切失去興趣。他和一位朋友，同往醫院接受診療，而這位朋友後來發瘋了，安部公房在半瘋狂狀態下，居然這能被里爾克的「形象詩集」迷住。

安部公房在日本戰敗時飽嘗了戰敗國民的痛苦和許多不堪的屈辱，返回日本後雖然完成了醫學的學業，卻毅然放棄了就醫，使事寫作。並創立「夜之會」，研究超現實主義。

安部公房一旦投入文壇，就發揮了旺盛的創造力，並且得到日本大大小小許多獎項，一度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雖然他成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丈

夫和父親，擁有良好的經濟生活，他的作品仍舊充滿孤獨和曠野的淒情。他的想法自由奔放，作品也獨成一種架構，他想寫的，與其說是一部小說，還不如說是一個世界。小說既然只不過是表現世界的手段，自必具有極端的「非小說」體裁和風格了。

這樣的安部公房，這樣獨特又有著坎坷不平一生的作家，他的手指本該就是要凝筆沉思、夾煙回憶的。不拿手術刀，該是令人感到慶幸才對吧！

醫治人的身體，不如改變人的精神——魯迅

人生朝露，文學千秋。

在一九〇六年一月，就讀日本仙臺醫專的周樹人無意間在學校放映幻燈片上，看到日俄戰爭中一個中國人被日軍殺頭示眾，而圍觀的一群中國人竟然無動於衷的鏡頭，深深的刺激了他。他以為醫治人的身體，不如改變人的精神，終於放棄醫學，開始轉向文藝之路。

這個周樹人，就是後來化身成一百五十個筆名，而以狂人日記時的「魯迅」成名的時代思想家、文學家。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魯迅生於浙江紹興，童年時遭家變，父親也隨之患病逝世。他由此不信任中醫，後來更決心攻讀現代醫學。青年的魯迅，在礦路學堂修習課程時，即接觸梁啟超、嚴復及西方的言論和思潮。他當時並無志本科，下課後不溫習功課，終日閱讀小說。雖然如此，畢業生中有五名派往日本留學，他仍為其中之一。

而醫學的課業，並沒有擋住

這個年輕人愛國的熱情。有詩可鑒：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闔故國。寄意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而毅然的退學，卻替中國的文學、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燦然光華。

魯迅的筆名很多，作品更多，其中最具典型者，該是「阿Q正傳」裡的阿Q。「阿Q」影射中國民族普遍的劣根性，也表現了阿Q本身的無力感。其實，魯迅也是充滿無力感的，只是，阿Q的無力感來自他的不明白，而魯迅則是太明白了。

他的太明白、太聰明也不全是好的，後來他終究成爲一個「虛無主義者」，以反傳統爲能事，直至遭受共黨利用，死時未曾得見他想要的中國。

記得「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句子嗎？這是魯迅翻譯裴多非的名詩。

這列火車，他「出軌」了嗎？且莫言他在那裡出軌，醫學也好，政治也好，是是非非半世紀以來功過已被他人口沫所淹。我們當記著，這一個「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前人，他的風骨，他的淑世之心，身爲未來醫界的棟樑也不能不有如此懷抱！

自嘲 魯迅
運交華蓋欲何求，
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
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爲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
管他冬夏與春秋。

些話要說
請你

徘徊

「王而言，是我們的父母曾轟動一著作「野是屬於上王倚汜水，在明、乖子。在他歷了中日大部分由流浪逃難民國人順利安定在流亡中成績優家欽佩他術，因人類做學畢業系。

然發現他是聲譽是知識的理想哲學的極力得到的要有一尚義為不繼續在思想化這一代一是真

醫國也醫民——

賴和

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台灣新文學之父，出生在彰化市的一個小鎮。

那就是後來被稱為「台灣魯迅」的賴和。

賴和十五歲時考進台灣最高學府的總督府醫學校，為第十三屆，較蔣渭水高一屆。畢業後開設醫院，行醫診療，口碑極佳，民間譽為「和仔仙」。二十五歲時受聘到廈門鼓浪嶼的博愛醫院，痛感「人病猶可醫，國病不可醫，今無醫國手，坐視痼瘡痍」，於是辭職重回彰化行醫。

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賴和在蔣渭水的推薦下擔任理事，積極參與二〇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在後來的「治警事件」中，與協會成員遭日治當局監禁三週。出獄後非但沒有減低他醫國醫民的決心，相反地，他發行「實費診療券」幫助貧苦民衆，他運作他的筆反映當時台灣人民的悲與愁。

賴和，他從未放棄過他醫師的事業，此業，對他而言是一種大志向的勃發。那時台灣民報在新舊文學論戰後，成立了文藝專欄，委請他擔任主編。賴和的仁心仁術使他病患衆多，常看診至晚上十點後才開始編輯，每每忙至深夜。也就是因為編輯工作的耗費心力，賴和的作品並不算多，但他創造了「抗議文學」與「農民文學」，以白話文加上台灣土話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寫實主義風格，對白話文學的開創性做了極大的貢獻。

沉靜內斂的他，做什麼事，都只是默默。

身為醫學生，你想，半世紀前的先輩賴和，他對我們，有那

法國電影

王浩威

像一對戀人我們也挽著手去看電影
在戲院門口買一把奶油爆米花
坐在黑暗裡，慢慢嚼慢慢看
喜劇或悲劇並不重要
只要劇情裡頭也有一對戀人
開始邂逅、約會，甚至爭吵而分手
我們只要靜靜併坐，手擁握著手
做一個單純的見證

我們習慣陷落書信的字句裡
揣測彼此的距離和心情的動向
在日記上自敘激烈的戀情
見面只是規矩地微笑寒暄
談論剛上市的書籍或新上映的影片
小心翼翼搖動咖啡裡的方糖
唯恐將自己的心情濺出

散場後送你擠上回家的街車
我黯黯盼望一切事實的轉變
像電影的蒙太奇剪輯
讓鏡頭回到售票的窗口
我們不再平凡問候了
不再顧慮拒絕和唐突
讓我誠懇地說
：我愛妳！

文學篇

些話要說？

請你，認真地想一想。

徘徊在現實邊緣 —王尚義

「王尚義」對於年輕的我們而言，是個陌生的名字，然而我們的父母親及老師們都知道這個曾轟動一時的大學生及他的一本著作「野鴿子的黃昏」，他似乎是屬於上一代的記憶……。

王尚義生於抗戰前夕的河南汜水，在他母親心中，他是個聰明、乖巧、孝順而最體貼的孩子。在他求學過程的前半段，經歷了中日戰爭及共匪赤化大陸，大部分的日子都是在飢寒交迫的流浪逃難中度過。

民國卅九年王尚義和他的家人順利逃到澎湖定居，由於生活的安定，終於可以安心地念書。在流亡中學的師生眼中，他是個成績優異的文學天才，也是個大家欽佩的熱情青年。

他的志趣本來是文學和藝術，因受到實用主義的影響及為人類做些實際事情的理想，在中學畢業後，考上台灣大學牙醫學系。

然而一年級上學期結束，他發現他追求的是完美的理想，不是聲譽和工作；而醫學給他的只是知識範圍的擴大，無法實現他的理想。遂決定申請轉入文學院的哲學系。這個決定遭到他父親的極力反對。他父親一輩子作官得到的是貧窮困苦，所以認為人要有一個技術專長才能幸福。王尚義為了家庭環境的責任而不得不繼續念牙醫系。

在大學的七年中，他將他的思想化為許多文章：他認為他們這一代的年輕人有兩大苦難：第一是顛沛流離，生活在砲火的漫

漫煙塵裡；另一是心靈上掙扎幻滅，飄浮在無數思潮的衝擊中。

王尚義為了這苦難而不斷地尋找生命的意義及生活的目的。存在主義在此時影響他甚鉅。存在主義主張：每一個人都是實有的存在，每個人下來都便被判定自由，人通過一連串無可規避的選擇，創造自己做為人的形象，要為自己的選擇而負責，所以相伴於人的自由的是痛苦。然而這痛苦是人類積極行動的要件，帶給人的應是超越自己的積極而不是頹廢、悲觀。

因此，王尚義認為，雖然生活中從未令人完全滿足，卻是值得留戀的；理想可能無法達成，生活是失望和悲哀的，然而生命本身是可愛的。對理想的渴慕、對生命的熱情、虔誠及奮鬥是美麗且動人的。為了愛生命而肯定生活價值。但是那一代的年輕人卻因徘徊在理想與現實的邊緣而痛苦、掙扎，進而逃避這些問題。只感到生命的無奈卻無法進一步了解生命的可愛。

王尚義藉著小說中的人物表現他的信念，他努力寫文章，寫下他思想掙扎的過程希望讓其他人面對問題而得到生命的積極意義。如此熱誠的青年卻在他努力照亮生命時失去它，廿六歲的王尚義因肝癌而逝於台大醫院，那時他才剛大學畢業。

他所留給世界的是他的精神及文章。在四十多年後同是大學生的我們，也可能會徘徊在現實與理想的邊緣及面臨生命為何的問題，你是否願意嘗試一下王尚義這部列車所走過的路，繼續鋪下他未完成的軌道……？

醫學和文學的眼科醫師 —陳克華

陳克華生在花蓮，花蓮有風；有海和山，還有偶爾的地震。花蓮是個詩人性格的地方，陳克華；和花蓮一樣。

陳克華這個人是很難形容的，他寫散文、極短篇、劇本、歌詞，還擅長針筆插畫。別人拿文學獎是拿了一座後就夠本了，陳克華拿了五屆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學念七年果然有好處），歌詞「沈默的母親」獲金鼎獎、第一屆陽光詩獎，還有四屆時報文學獎。

和他同時段念大學的人，得獎機會都沒啦！

這樣一個人怎麼不去當職業作家呢？陳克華說：「當藝術創作必須為生計負責時，量與質之間就很難平衡。興趣不須要變成專業訓練，文學藝術的才華修養與是否是科班出身完全無關。」對他而言，真正的藝術是「無所為而為」，抒發生命力而成就心靈上的自己，如果將它視為一種職業，那不是很辛苦嗎？

對陳克華而言，文學和醫學並不是在他生活中並存的瀟灑自然，醫生的工作佔去許多時間，醫生工作的重覆及不具創造性，對於一個有原創性頭腦的人來說會不適應，使他沒有心情去觀察、咀嚼、醞釀一個題材，並思索生活的問題。

陳克華說，行醫對寫作的影響是很大的。正面的影響是會對人體產生尊重；醫學可幫人了解精神和肉體的不可分，負面的影響，則是令人將靈感、想像和意

逐漸體力不繼。我發覺不能夠
再只用我這一對枯乾下垂
塌陷的乳房
哺育自己。

「今天該理髮了罷？」我問
一種對美的質疑
陡然暴長，如一株造型凶惡的盆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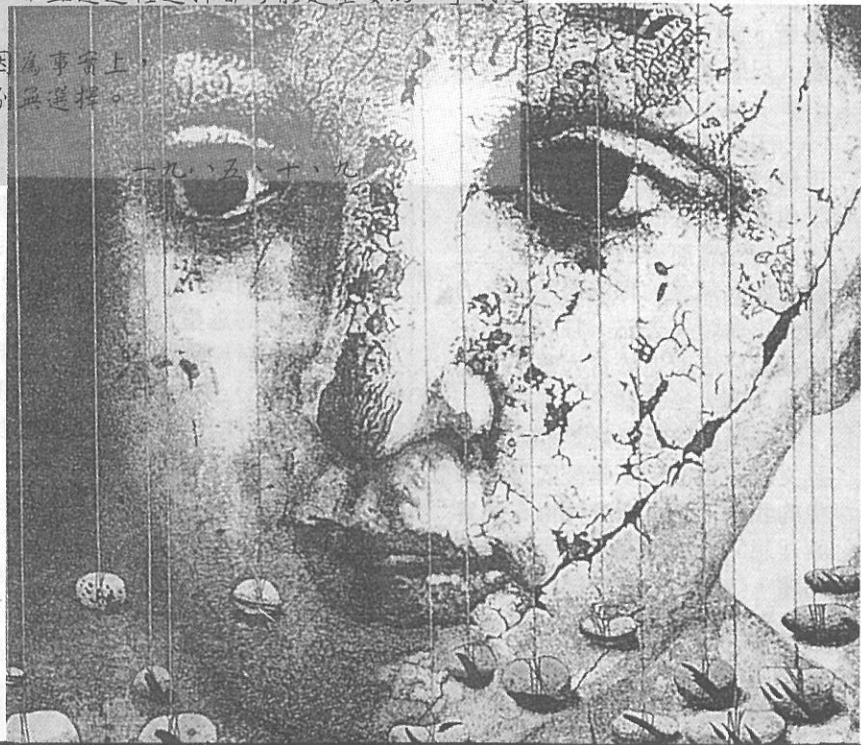
久久我與鏡子對峙
蓄起的鬢角釘掛在牆上，偶而
可以窺見一種命運的小丑臉譜
正偷偷對我仔細端詳

「也愛過了罷？」
我說。是的，而且
早就疲倦已極了——我走過去
強吻我自己
在每一面鏡子上留下指紋
和唇印，一如我怪異的簽名
然而我是如此豐富地戀著(你自己看罷)
在相對立的空間裏存活著的
有無數種延伸與歧義
的可能——然而
我只選擇了你這一種

「而且連這種選擇都可能是虛妄的。」我想

因為事實上，
別無選擇。

一九五十九



象侷限在器官上。「和很多人一樣，我也有著很深的作家情結。」
「有沒有業餘的藝術家呢？柏格曼說沒有，文學大約也是沒有業餘的。這便是我愈來愈感悲哀之處。我欲同時永得桂冠與蛇杖，註定了這是一生的悲劇。在詩裡頭，我每每便因為強烈意識到這一點而頹然，而激昂，而歇斯底里，而振筆疾書。」

他總是用他的心靈去感應，誠實地、技巧地呈現自己內心的世界。不是為人性畫上聖潔的光環，而是去發現別人或自己內心的幽暗面。在社會現象中，他關注人的本身，在事件中人的處境、環境、反應和抉擇；他認為主題偉大並不能拯救一個作品，事件中人性有那些表現才是作家的著眼點。

醫學，對陳克華來說是比較沉重的，須要用嚴謹的心去面對，他是無法像侯文詠一樣，將醫生與病人間的關係如此呈現出來。除此之外，他說：「現在的醫學生若想在未來成為一個真正成功的醫生，就必須思考自己為什麼學醫，不要人云亦云，走別人安排的路。」

也許，聽見他的言語，你也能思索一番。

找出自己的生命型態，把它窮盡，發揮出來，這就是陳克華，北榮總的眼科醫師，他看見的生命，你；看見了嗎？

陳克華：為什麼寫作？

「因為愛／因為欲望／因為我必須說話／必須被聽見／因為要建構一個自己的世界／因為渴求自由／因為那些未能被善待的夢／因為反抗／因為在現實中的無能／因為本能／因為那些流不

文學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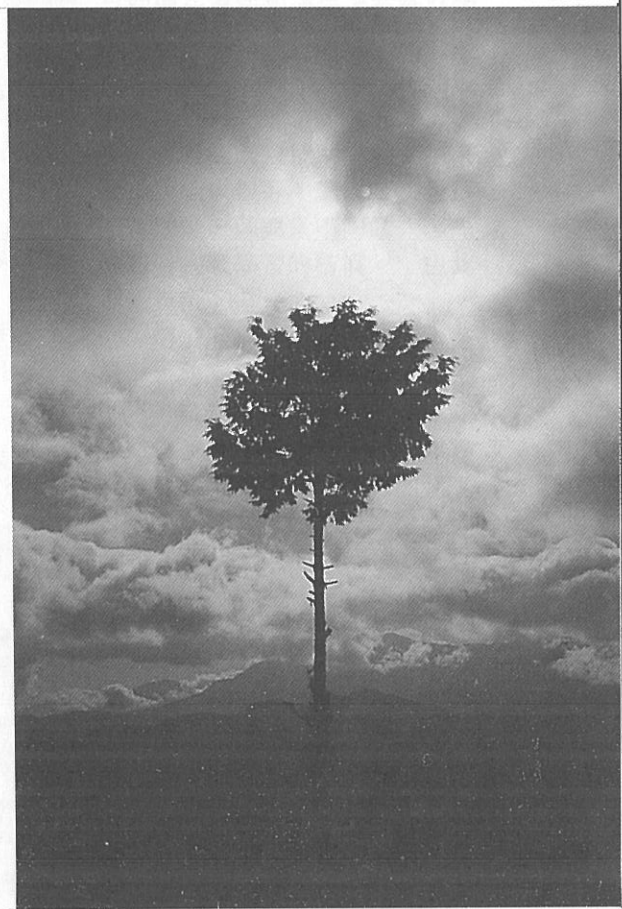
出的眼淚／因為我必須快樂起來
／因為那完成一剎那的狂喜／因
為遊戲／因為生活／因為一切失
去的圓滿與遺憾／因為自己的愚
昧和犯錯／因為欲望／因為愛。」

「其實我並沒有選擇寫作，
而倒像是寫作選擇了我——每當
我被強烈的創作驅力所籠罩，在
夜半的燈下振筆疾書的時候，那
不可理解的特殊心理狀態，像是
本能的發洩，卻又像是感情的極
度昇華，一種心路的探索，一種
現實狀況的心理模擬，一種美的
完成……一切都指出寫作似乎對
我只有害處。專心當個醫生，更
能符合大多數人對我的期許。然
而我無悔。」

「寫作，原是我一種療傷的
方式。」



蔣兆和所作的阿Q像



你右手邊是一名孕婦

三胞胎

腫脹的肚腹承載

上帝的祝福

眼 雪亮

「沒問題。」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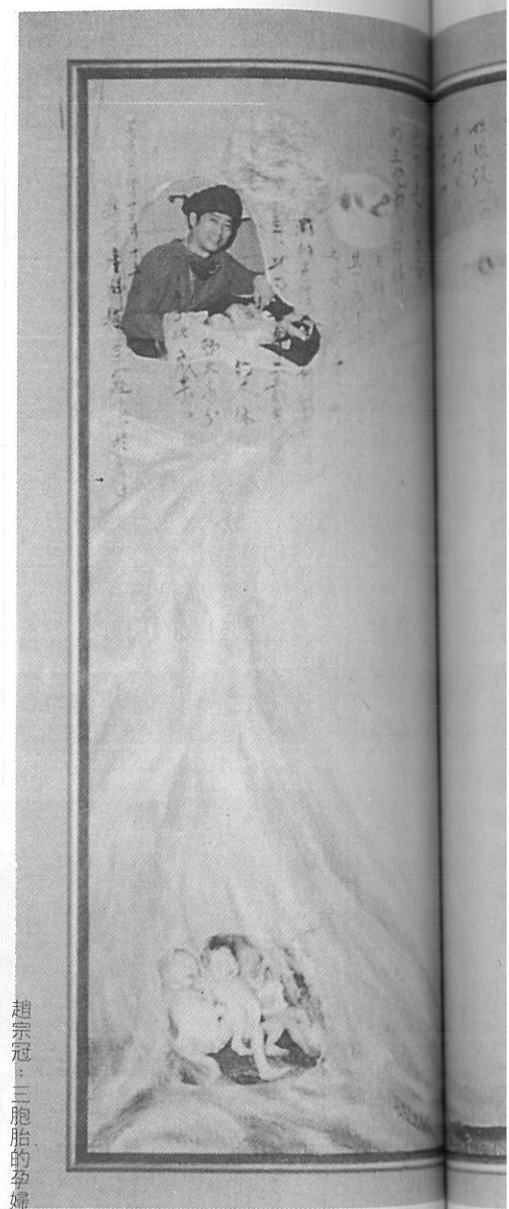
成功 完成

撰稿：莊馨儀
編輯：吳雅穎、李宗憲

藝術篇

除去手術刀聽診器
他們就是

拉斐爾米開朗基羅達芬奇



趙宗冠：三胞胎的孕婦

— 趙宗冠 — 千秋藝事 百年修業

盈盈淺淺的「月牙泉」、溫暖親切的「三胞胎孕婦」、莊嚴慈喜的「佛像」、氣勢磅礴的「金龍搶珠」、流湧不息的「廬山春溪」、「廬山夏溪」、「廬山秋溪」、靜謐幽遠的「木壽月

術豐盈自己的人生！

幼年啓蒙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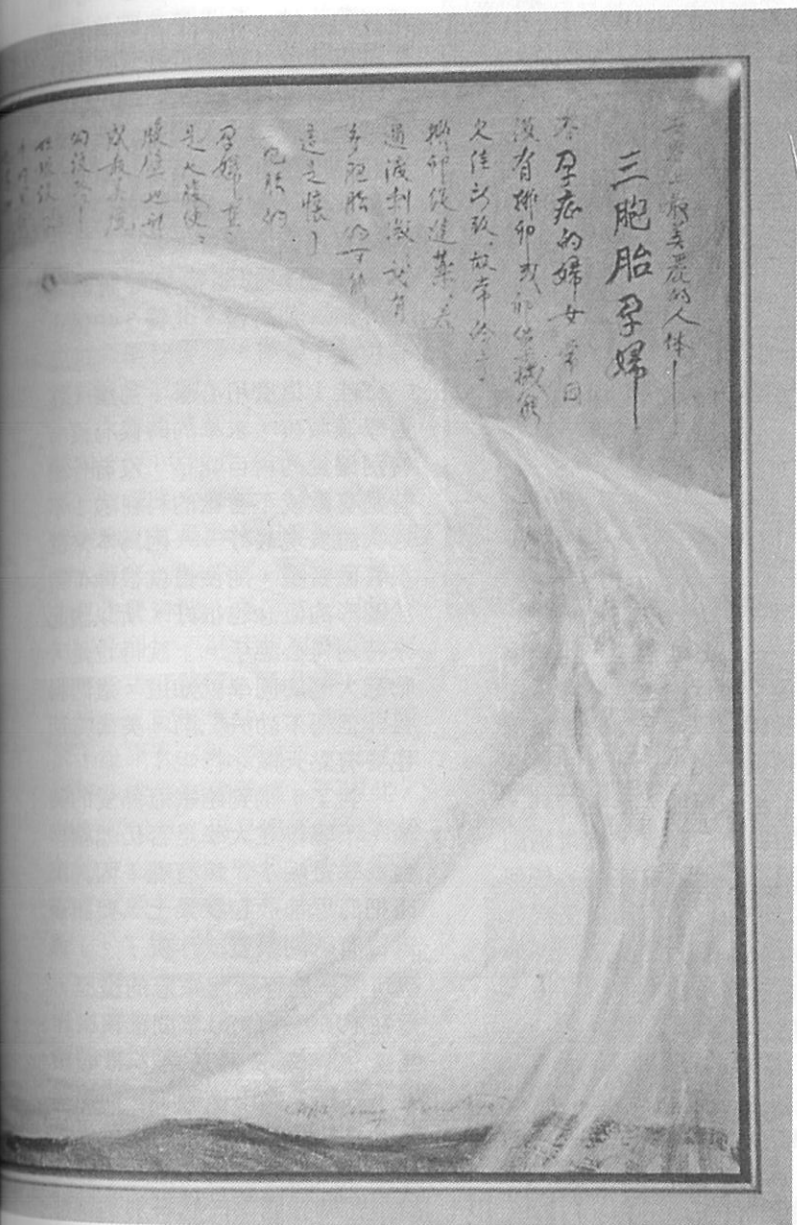
細看趙宗冠的畫，可以發覺之中自有一股中國文人的清雅氣息。他自己認為父親趙鏞老先生給予的影響很大。趙宗冠從小就喜歡塗鴉，又對古文學有興趣；自幼便在書法和漢學上有極好的根基。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涵養了他，這份和氣不僅表現在他的畫作上，也處處影響著他的為人處事。袁素娟副教授就曾形容趙宗冠：「做人很好，處事方法也很好。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一個值得大家學習的楷模。」由此可見一斑。

趙宗冠現今繪畫的取材多是風景、建築物等，而其中入畫又以思古之幽情，富中國傳統風味者為最多。這就是源自於早年繪畫以水墨著手，而間接地加強了對中國傳統文物的喜愛的緣故。他也因此奠定了本身的繪畫風格。

從教鞭到手術刀

其實呢，趙宗冠原本可不是醫師喔！

從員林高中畢業後，因家中父、兄等皆為老師，趙宗冠自然而然地也加入了同一行列。他先後通過了小學教師、中學教師的檢定考，曾任陝西、秀水兩所國小以及花壇中學的老師。當時選擇考美術科任老師，實在是因為不論在初中或高中那種升學壓力繁重的時期，他對美術的熱愛都不曾稍減。「當中學美術老師時，原本在員林中學，後因距離遠，才轉調到離家較近的花壇中學。那兩年間有兩個最大目標，一是教書，二是創作。每天上課回去後，即埋首於畫作，到處參



閱」……，這些不同媒材，多樣風貌的畫作，都是人稱「送子大夫」趙宗冠醫師歷年來的累積創作。

趙宗冠，台灣彰化人。目前任教於中山醫學院，且在大台中地區是治療不孕症的權威。他不僅在醫界助人良多，令人感佩；在藝術上的耕耘果實更是碩然。趙宗冠不但在國畫上很有心得，

油畫和冷門的膠彩畫也是他拿手的部份。

繪畫是一條很美，但很艱辛，很漫長的路；然而趙宗冠卻能以一個業餘畫家的身份，在繁重的醫務之餘，秉持著對藝術的狂熱，不斷創作，而成就了一番傲人的成績，實屬難得。且看這位醫師畫家趙宗冠，如何成功遊走於理性與感性之間，將醫與藝



加比賽、展覽；作品產量十分豐富。教學也很認真喔！花了很多時間在教學方法改進上。」趙宗冠回憶著，「在中學教學的兩年啊，是結合作業與興趣，相當愉快的時光。」

這麼令人羨慕的日子，怎麼停滯了呢？「遇上兩件不太愉快的事。先是因為認真，學校便要求加教數學啦，生物等科，致使我領的加班費最多；加教英文時，首創錄音機教學，小考補考制等，使“放牛班”學生成績大大超越了“好班”，就引起一些令人不舒服的流言——花了許多心力，卻不受重視…。於是我決定離開。」趙宗冠當時在教學上投注了很多心血，但換來的卻是不被諒解的流言；唉，也難怪他要捨棄這份美好了！

他又繼續說：「算來我的學歷那時僅高中畢業而已，不甘心，就去讀政大國文系，仍是想回去教書，不過父親認為『唸了一樣是當老師』而勸我改讀醫學。父親雖是教員，但他自己自

學中醫，從小耳濡目染，也對醫產生興趣；所以囉，就轉考中山醫專，改讀醫學。」看來趙宗冠的父親趙鏞老先生對他真的影響極大呢！趙宗冠加入醫者行列，仍是一如從前的認真，袁素娟副教授也說：「他追求完美，任何事都盡力去做——那可能就是為什麼他這麼瘦的原因吧！」對課業一如對自我要求的努力苦幹下，趙宗冠成績一直十分優異。

大學生活點滴

時報周刊曾描述趙宗冠：「無論學畫或學醫，都屬大器晚成一類。而可貴之處，也在於此。」趙宗冠入中山時，已經二十八歲了；那時中山還是醫專。被問及對那時中山校園看法時，他認真地說：「中山醫專那時也是小小的，但我並不會覺得不好。高中時代就讀的員林高中，也不是所謂『一流』的學校；而且我來自鄉下，不會太去在意環境好不好。」其實在趙宗冠心目中，環境應不是太重要的事。「我當過老師，讀過政大國文、

北醫藥學夜間部各一小段時間；所以非常珍惜求學的機會。」有這樣的心境，加上平素認真負責的做事態度，使得他在大學時期成績非常優異。對當時的自己，趙宗冠也說：「大學中，我從不缺課、不遲到、不早退，算是非常認真用功的。尤其筆記記得更是詳實仔細，還曾做過當時蔡校長、周德程的組織學等講義，“外銷”到高醫、北醫、中國…等校呢！」

哇！這麼用心哪！那麼，在醫學領域裏，求學的時候有沒有特別偏愛的科目呢？「沒有什麼特別喜歡或不喜歡的科目啦！不過大體表現最好——因為本來就很喜歡畫畫，隨便畫就很像；對於圖形的概念也很好，所以讀起來特別得心應手。」說得也是，唸過大體的同學就知道，這門科目非但得下功夫記誦，美術方面也要有點天賦才行呢！

對了，說到趙宗冠熱愛的美術，不曉得在大學是否仍繼續作畫或學畫呢？「沒有囉！因為那時把心思都放在課業上，要讀書就沒有時間學畫或作畫了。」真是可惜，難怪看趙宗冠的畫歷，他在1969~1980年間都沒有作品產生，原來就是為了專心讀醫，只好先擱下畫筆了。而畢業後，又忙著進修和替病人看病，也抽不出空。因而，他與摯愛的繪畫暫時分開；而這一別，就別了十二年。

重拾畫筆，是他在中山附設醫院作R1的時候。他利用空閒時間到東海大學美術系林之助教授門下當旁聽生，學習膠彩畫。他對畫的執著一如學醫的認真。「他（指趙宗冠）喜愛膠彩畫的高雅亮麗，曲高和眾，鄉土自然的特質與風格。每逢禮拜二下午，連續三年從不間斷到東海大

學旁聽。」林之助說。趙宗冠自己也覺得，「做的作業都比他們本科系學生還認真。」其實，端看他學醫時的用心，再看他對美術繪畫的狂熱和投入，也就不足為奇啦！

不過，也因為必須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讀書上，趙宗冠在中山時並沒有參加什麼社團。「但是我們有一個員中校友會，大家常在一起，感情挺好，蠻團結的，也常為學校服務，像畫海報、寫證書名字之類的。」

大學畢業後，為什麼選擇婦產科？「可能也算是家庭的關係。父親是中醫師，看父親幫人看病，尤其是診治不孕症，看到病人得子的時候那份喜悅之情，自己也覺得開心極了；況且自己對婦產科，不孕症也有興趣，就決定走這條路了。」他想一想，又說：「剛開業時太太並不太贊成，後來久了就習慣了。而且治療不孕症很有成就感。」因此，趙宗冠到現在仍是婦產科很有份量的主治大夫，他為許多家庭帶來了歡樂笑語和生氣活力。

醫學與繪畫

觀趙宗冠的畫，可深深感觸到他處處可見的細膩。他自己也不諱言這和個性與職業多少有點關係。拿他的作品「佳偶」來說，這張八十號的巨作，花了他一年的時間才大功告成。但之中的蜀葵、帝雉，卻是傳神動人之極，不枉他投注了那麼多的時間。「從蜀葵的花、枝、葉，我都一片片一枝枝仔細觀察、研究；而帝雉的習性，身上的羽毛也被我一片片一根根反覆觀察過。」趙宗冠對畫中取材的研究觀察，並非止於一般人熟知的那種用眼睛看，而是實地、實物取回來，比對後，畫在素描本上，有的還乾脆作成標本貼上，「光

是這幅畫完成，花、葉部分就用掉一大本素描本了，鳥（帝雉）的部分又是一大本；還把帝雉脫落的羽毛用刀一絲絲切開觀察紋理呢！」趙宗冠笑稱，為了這張畫，可結合了他醫、畫兩項專長，是用手術刀和畫筆造就的。他認為這是將繪畫用「科學的方法」「理性化」，「如孔雀中間和旁邊的羽毛是不同的，不能混淆。」他又接著說：「其實繪畫不一定要太理性，但至少「順物性」，不能太離譜，但亦不用很刻板地畫成像標本一樣。」意思就是，仍需找到一個兩者之間的平衡點吧！

每個人都有所執著的事物，趙宗冠便是把繪畫當成終生的摯愛。這位醫學博士畫家，不僅在大學授課、執業，更從事創作，許多人都不解：天啊！那怎麼還會有時間畫畫呢？他自己提出一套解釋：「好多人好奇問我，醫務、教學那麼忙，怎麼作品仍那麼多？」他興致勃勃地算著，

「答案是：每天二十四小時之中，以七小時診療，二小時吃飯，看電視及閱報（再忙仍不忘關心周遭環境事物），一小時開會、二小時開刀，一小時零用，其餘四小時便可以作畫了啊！若沒有開會開刀，又「賺」了三小時，再省下半小時零用及半小時吃飯，總計八小時，不就等於一般人的一天嗎？診療之餘作畫、作畫之餘診療，自得其樂，當然會有作品。」

趙宗冠這一番話令人深深動容。一個人要數十年如一日地將生活作這樣緊密的分配，倘使沒有一個強大的興趣與熱愛在支持著，怕也是堅持不了多久的吧！可見，趙宗冠於藝術的繪畫天地裏，確實找到了一處讓心靈休憩與滋潤的空間。

求學時期同是員中校友會的袁素娟副教授便覺得，趙宗冠對病人都很好，收費很公道，而且對病人的問題都詳盡地說明，不擺架子；所以在趙宗冠的診療室





趙宗冠先生的作品

室裏，醫生和病人之間可以說沒有明顯的隔閡。「他把審美觀念運用在對待病人，」袁素娟說，「所以在他眼裏，病人都很可愛，都很美。」

趙宗冠也把自己服務的醫職和藝術巧妙地聯在一起，做了很可愛的比擬：「一張空白的畫布或畫紙，在完成一張作品之後，就如同將不孕症的婦女治療而生了健康的娃娃一樣，都是無中生有，而獲得莫大的喜悅與成就感。不同的是作畫是千秋藝事，而作人則是百年修業——兩者都是讚嘆生命創造的喜悅哪！」

他又說：「診療，我只看婦產科，尤其只是著重不孕症；但作畫卻是國畫、油畫、膠彩畫都來，因為一個題材可用不同的作畫媒材完成得到不同的效果，而某種題材有某些較適於表達的作畫媒材。」談到畫，趙宗冠就開

始顯得很開心，他形容自己視畫如命，十幾年來，除了看病、吃飯、洗澡、睡覺外，其餘時間幾乎都在畫布上度過，未曾間斷。「最著迷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也把診療室當成畫室，牆上掛滿了畫，趁著看病人的空檔，顏色一調，隨手又畫了起來。」嗜畫成癡的這一段，結果並未得到病人欣賞，反而後來遭病人抗議，他這才改掉這個習慣，「免得病人說我不務正業啦。」他笑著。

醫學是終生職，藝術是傾心愛；兩者於趙宗冠，已是架構生命的支柱，在他心中刻下深深的印痕；無論如何，今世今生，再也捨不下，放不開了。

關於藝術（繪畫）

從讀醫開始，因要專心唸書，趙宗冠可以說幾乎擱筆了。許多年，作品都是空白。

重拾畫筆，已是闊別十二

年。「再拿筆時，竟連自己都感到有些陌生。」以前，趙宗冠最拿手的是國畫，作品屢獲「台灣省教員美展」，也得過第五屆全國美展。但，十二年後第一次攤開宣紙，才上一筆，「竟然連墨韻都掌握不住，層次、明暗分不開，落筆水就暈開，慘不忍睹！」這也難怪，他說，拿慣了手術刀，畫筆的舉重若輕，婉轉曲折，運勁之道，總會疏忘。經過一段適應期後，他在國畫上的功力不但漸漸恢復了，同時又迷上了油畫與冷門的膠彩。

現在，趙宗冠以油畫和膠彩最為受人推崇與肯定。他自己同時專攻國畫、油畫和膠彩三種，不同於大部分畫家只專攻一樣。「其實呂佛庭老師亦勸我專攻某一樣，但見仁見智，就好像有人喜歡喝柳橙汁，有人喜歡喝綜合果汁一樣，我覺得沒關係啊！“全方位”、“多元化”也是不錯的，喜歡多去嘗試，不過是興趣而已。」

問及醫學對他的繪畫有沒有什麼影響時，他說：「好像沒什麼影響，不同的事吧！」想了想，笑了起來，「有的話，大概就是因有了醫生這份工作，收入不用擔心，買顏料比較不心疼，印畫冊可以印得大本一點，精美一點吧！」

關於繪畫，趙宗冠自謂：「繪畫是要將一件事物加強化、單純化或複雜化或變化，使其能更美，更感人。」而觀看他的畫，會覺畫面細緻，清新脫俗，明麗舒暢，一一驗證了一句話：「畫如其人。」趙宗冠對人生看法開朗、樂觀，他的畫恰恰反映

了他的性格與涵養，不慍不火，毫無灰暗色調。

請他分析自己的畫風，他覺得：「畫風屬寫實的吧！不過將來可能會走向較繪畫性。也較保守，可能從小因家裏教育的關係，練書法，而且學中國古文學，因而影響了日後的畫風。

有時也畫抽象，像我那幅「甲骨文」，亦有好評。但覺得抽象畫給人感覺較不踏實，不但別人摸不清畫者意思，就連畫者自己也不見得想得清楚；不知是自己欺騙了別人呢？還是自己真正那樣去感受？因此我認為畫抽象一定先得畫寫實畫得很好，才能不受人批評，像畢卡索。抽象畫比較難定論，但偶爾嚐試也是一種不錯的生活調劑。

所以自己想，以後的畫不要太過寫實，要帶有較多的繪畫性；但亦會有一個程度，抽象成分不會過多。」

趙宗冠的作品多為風景畫—他的旅遊記實。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副教授袁金塔描述他的畫：「臺灣、大陸、歐美盡收眼底。…作品大都採定點透視，空間秩序井然，構圖嚴謹，筆觸簡潔有力，光影節奏優美，肌理厚實、色彩豐富。是他多年來，醫事之餘，不眠不休創作的心血結晶…值得細細品味。」趙宗冠確是較偏好風景畫，「可能是生長在鄉下，常常接觸，比較喜歡。」

那麼，人物畫呢？「較少畫人物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自己不想被批評，畫人像通常要畫得比本人好看，才會令被畫者滿意。若自己追求寫實，反容易遭批評，而不易討好。畫畫是爲了

興趣，不想受這種無謂的批評。

另有一原因是西畫中人物畫常爲人體裸像，因家中較保守，並不贊成。」

趙宗冠的繪畫，啓蒙甚早，以自學進修爲主。國畫曾師事呂佛庭、郭燕橋，油畫楊啓東、吳秋波，膠彩林之助等。由於非學院派，比較沒有束縛，畫作風貌自由而多樣化。他的每一幅作品都不是短時間內就完成的，均是日積月累，辛苦經營的力作。但他自己並不認爲自己是「努力苦幹型」的畫者，「不敢說自己是天才型，但我覺得天分也是有關係的。」

繪畫是終其一生的興趣，生活的快樂劑；之於趙宗冠，繪畫，已是長長久久的事了。

創作理念

「一張空白的畫布、畫紙或絲絹，形成一張作品之後就如我將不孕症的婦女治癒而得到健康娃娃一樣，獲得莫大的喜悅與成就感。不同的是前者乃千秋的藝術品，而後者是百年的活人，前者可敝帚自珍或讓別人愛惜，後者非讓當事人抱回家不可。

作品創作歷程越艱辛，完成後之成就感越大。

繪畫與書法是最佳「靜」的業餘消遣。

國畫的墨韻與線條、膠彩的絢爛與精緻、油畫的豪邁與厚重，速寫之迅速與隨意…各有千秋，我都喜歡。

「人生晨露，藝術千秋」是恩師楊啓東教授的理念也是我的圭臬。

「真、善、美」是人類與其他動物最不同的地方，是理想社

會的極致，是恩師林之助教授的提示，也是我的抱負。

「以美術代替宗教」是民初蔡元培教育部長的理想，也是我的企望。

繪畫是要將一事物加強化，單純化或複雜化或變化，使其更美、更感人。

診療之餘作畫，作畫之餘診療，也就是整天都在休息，樂在其中。作品不敢說多，比起畢卡索、羅丹等諸大師我真太渺小了。」

對現今醫學生的期許

「第一件事，先學好做人處事的道理。」

趙宗冠的爲人處事端正中庸，他的老師郭燕橋就十分稱讚他。「他能做到孝順父親、友愛兄弟、尊師重道…凡有與他接觸過的人士，都稱讚他和藹可親，諾履信義，熱誠待人，不計利害關係，犧牲自己，成全他人；好客，也十分急公好義。」這份涵養使他在醫療工作，美術興趣上，都有極高的成就，無怪乎，他要這樣慎重地提醒後輩了。

另外，他也建議現今醫學生能有課業之外的興趣，「培養興趣調劑生活，如此才能避免因面對身體不舒服而愁眉不展的病人而低潮。」

可不是嗎？身爲一名醫者，得先有開朗健康的人生觀，並且能時時保持愉快的心境來服務病人，如此才能算是個好醫者。謝謝趙宗冠醫師給予我們的建言與勉勵，期盼大家都能達到那樣的完滿境界。

—宋永魁— 單純而美好



篤信佛教，脾氣溫和的宋永魁醫師，是長庚醫院婦產科主任，也是長庚和台大兩所醫學院的名教授。但除非必要，忙碌的他很少在外面吃飯的。孩子還小的那幾年，是爲了陪孩子，讓孩子能和他談談天；這兩年孩子都大了，在學校總有忙不完的活動，回家共進晚餐的機會很少，但宋醫師一下班仍是急著往家跑，因爲沈潛了十年的他，又開始拾起畫筆畫油畫了。

漫漫畫涯

「我作畫是爲了面對衆生。醫院就是人生的縮影，我在那裡看了太多故事；其中的悲喜給了我很多的啓發和感動。畫畫是我最熟悉的表現方式。」宋永魁說。

宋永魁在唸台大醫學院的時候，就曾在校內美術社團學素描。行醫後，工作忙，只短暫地習過水彩；其他，譬如在倫敦大學學習醫那段時間，僅止於去美術館的欣賞、觀摩、研究以及收藏罷了。但是，別人的作品，是無法滿足長年累積心中的感情的。於是在百忙之中，他又重做學生，拜師何肇衢、王鍊燈、李石樵門下。

一旦拾起畫筆，宋醫師的情感便如滾滾江河，宣洩而下，不能自己。從去年秋天至今，他已然完成了二十幾幅作品，這都是

他近乎每天都坐在畫布前四個鐘頭所磨出來的。而之中的題材，大多是手術室、試管嬰兒，乃至繁複奇麗不下浩瀚寰宇的人體細胞組織……等，都是他婦產科裏的工作體驗得來的靈感。

其實，能這樣寧靜地作畫，也要歸因於有個美滿和樂的家庭吧！宋永魁醫師和其師大國文系畢業的夫人陳雲和女士，平時各有自己的生活空間及興趣，但兩個人之間仍有說不完的話。主要是夫妻倆都覺得，溝通就是把心裏的話說出來，意見不和就吵一吵，講開來就好了。現在，除了工作和教學，宋永魁把生活重心都放在作畫和學佛。平日夫妻倆盡量吃素，生活簡樸，假日則全家一起爬山健行去。

這樣的生活態度也潛移默化了子女們。外交系的女兒在課餘也積極地學習藝術理論，參加爲原住民服務的工作；甫上醫學院的兒子也已是社團的風雲人物。而輕微智障的幼子波波，也在宋醫師夫婦細心照顧下，不斷進步。

對宋永魁夫婦而言，經歷半生的奮鬥和摸索之後，深深體會到，生活是越簡單越豐富，物質的擁有是障礙也是牽絆。能拋開俗務，活得樸實單純，去圓一份最真最美的美，便是人生最好的境界了。

一手塚治虫— 非漫畫醫學



收到來自東京的一封信，不是跨國的戀情；也不是什麼大學的錄取通知，而是手塚治虫的大弟子——平田昭吾先生給中山樵的信。

看過「Black Jack」（怪醫黑傑克）嗎？那就是手塚治虫先生的作品。據平田先生說法，那確實是以他自己作為醫學者的科學與哲學為主題的作品。怪醫黑傑克在漫畫界的暢銷歷久不衰，真的不是偶然，其中對於醫學知識與精神的描繪，的確下過一番很深的功夫。其他，還有「アポロの詩」是以性教育為主幹，「向陽處的樹」則是描繪手塚先生的先祖德川將軍的專職醫生。

對日本而言，手塚先生是偉大的作家，也是文明文化的開拓者。在昭和20年代（西元1945年），當時日本處於戰敗的打擊之中，他經由漫畫，開始描繪機器人的社會、高速公路、火箭科學、宇宙的夢，給日本一個新的視野，促使政府致力於經濟而不再汲汲營營於軍事。如今日本為一等一的經濟大國，是不是那些

看手塚先生漫畫的孩子們，都長成了有為的青年？也許不用做問卷調查，你心裡也有答案吧！

也就因為如此，日本的漫畫界稱手塚治虫為「漫畫的能手」。

手塚治虫先生於昭和3年11月3日，出生地在大阪府豐中市，為家中長子，得名「治」。

在他9歲的時候，喜歡上了昆蟲的採集，在讀過了「昆蟲圖譜」後，決定自己的別號「治虫」，從此手塚治虫這個名字就成為他一生的標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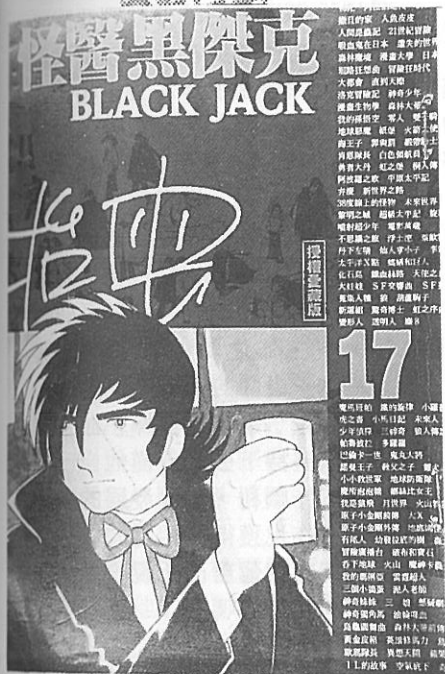
昭和60年，是手塚先生漫畫家生活的第40年，當年除了完成手塚治虫漫畫全集，還頻頻得獎。手塚先生對卡通的貢獻也很大，此後數年完成了多部卡通，當然，也都是日本非常受歡迎的節目。

也許，作為一名漫畫家，在一般人的眼中並非一個「救世濟人」的行業，但是手塚治虫卻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發揮了愛國和關心社會的熱忱。一個人若是能在人生的旅途上走得理直氣壯，走得心安理得，在旅程結束時，該是心滿意足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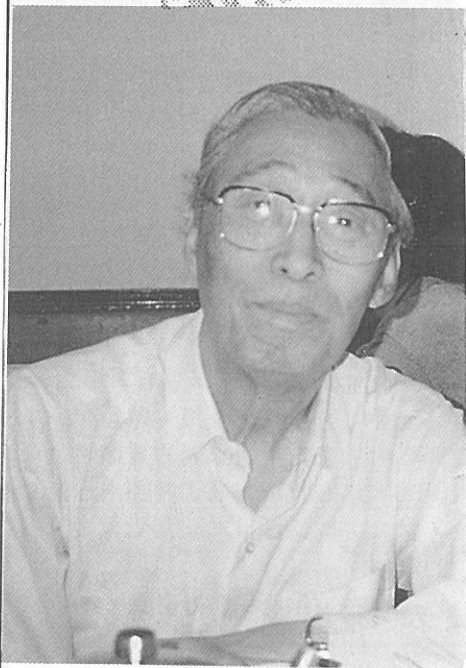
一、手塚先生の最近のベストセラー「ブラック ジャック」は将に先生自身の医学者としての科学、哲学をテーマにした作品であり主人公も医者です。外に「アポロの詩」性教育をテーマにした作品や「陽だまりの樹」は先生のご先祖の徳川將軍家の御典医を描いたルーツ作品。勿論「鉄腕アトム」の助演御茶の水博士等々 医学者でなくては描けない作品が数えきれない程あります。

二、手塚先生は、偉大な作家であるばかりでなく文明文化のバイオニアでした。昭和二十年代、まだ日本が敗戦にうちひしがれている頃ロボット社会や高速道路、ロケット科学、宇宙の夢を描きそれが現在の日本の姿となっています。

日本の漫画界は手塚先生をまんがの神様と呼んでいます。



— 耿殿棟 — 捕捉寰宇之愛



「我認為無論做任何行業，在個人工作之餘一定要有他個人的生活興趣。如醫師研究文學、音樂、繪畫、書法……一旦有了這樣工作之餘的生活興趣，不僅使他生活中的生命更感到無限的充實與快樂，同時對於他的行醫工作也更有安定和鼓勵的效果。」身兼攝影藝術工作者與醫職的耿殿棟先生認真地說。

耿殿棟先生，民國十一年生，山東省桓臺縣人。山東大學醫科畢業後，便隻身來臺，進入臺大醫院外科，後與台大醫院外科主任徐傍興教授合力創辦徐外科醫院。熱衷攝影藝術，於民國五十年首次個展時，即受社會各界矚目。之後，個展聯展無數次，其間曾獲教育部文藝攝影獎、國際影藝聯盟總會頒贈特優博學會士等榮譽。耿先生為人溫文爾雅，作品風格有「幽美、靜謐、儒雅」的氣息。作品結集陸續出版的有《耿殿棟攝影集》、《耿殿棟荷花專輯》及《耿殿棟中國古典建築藝術攝影集》等。歷任全國、全省兩年美展攝影類評審委員。現為中國文藝協會及攝影學會會員，台北徐外科醫院副院長，金陵外科醫院院長。

正如耿醫師自己所說的，一個人工作之餘的興趣十分重要，不可或缺。因此雖然他在醫院的工作很忙碌，他仍舊在熱愛的攝影天地裏，建立起一個可以深深呼吸，讓心靈倘佯遨遊的空間。但是，耿醫師的興趣發展絕不會影響到工作。「我的攝影活動差

不多都安排在與行醫不發生衝突的時間，與行醫毫無任何影響。譬如說早上黎明時分就到我附近有山水的地方，在八點以前一定回到醫院參加工作。又譬如說藉旅行的時間，尤其是到國外旅行的時間，我會儘量利用時間安排在攝影活動上。」也就是，攝影工作佔去了耿醫師工作之餘的大部分時間呢！但，三十年過去了，他仍樂此不疲。「做一個醫師，在工作之餘對文藝發生興趣，這是最好的選擇。」是的，耿醫師做了這樣的選擇，並且有毅力地堅持下去，不僅他自己的醫療工作順利，業餘發展的攝影藝術工作也獲得了相當的肯定；這可不就替他自己所說的話下了最好的註解了嗎？

對於攝影，他說：「我的攝影作品都從很嚴謹的態度來選擇題材。我不喜歡玩弄攝影技巧。最重要的是發現攝影的題材。」這次在台中的省立美術館從二月二十六日到三月二十六日展出的「耿殿棟山石情懷攝影展」便能清楚看出耿醫師的攝影藝術創作風格：沒有「故事性」的陳述，沒有暗房技巧上的賣弄；只是以不同主題取材，表現了他個人追求的單純美感而已。

本次展出的是他的旅遊作品，分別為台灣的花蓮橫貫公路、大陸黃山的松石及雲南的石林、美西國家公園和日本富士山、松島等地。耿殿棟先生的作品予人的第一印象便是真。粗糙而深刻的美。專心凝視，會感受

到攝影作品裏山水的靜謐；松石的歲月刻痕，彷彿就這麼樣地在那一刻凝住了。它是寧靜，但並不陰冷；含包其中的是份平和清朗的中國文人氣息。最令人感動的是，在耿醫師鏡頭的真實捕捉下，相似的雪景，相似的山石，卻因位於不同國度裏，或溫雅，或奔放，或深沉，或開闊，呈現迥然不同的風采。美國的山石有活潑然的氣息；而中國黃山的奇石在靈塔的襯托下，愈形神祕久遠了起來。很有意思。正如耿醫師自己所說的，攝影時要用愛心融合對天地寰宇的感情，當此二者合為而一時，「這時，你就按下你的快門。」

而事實上，耿醫師所受的醫學教育對他的攝影理念以至終生的人生涵養有很大的影響。之所以會學醫，要追溯到他的青年時期。「當我讀中學時，家母因中風生病，請了很多醫師，中醫、西醫都沒治好，後來我才決心高中畢業之後考醫學校將來做位醫生。」為了深造，耿醫師在醫學院畢業後又隻身來台，那是後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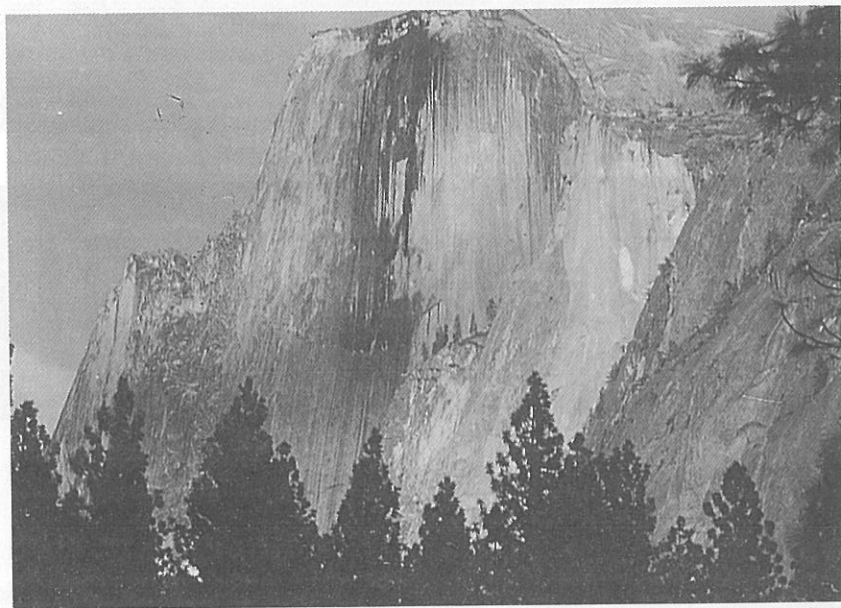
進入了醫學領域，嚴謹的工作和眾生的喜樂悲苦涵養了耿殿棟先生的心靈理念。「我認為做醫師這一行業，它與任何行業不同之點，也就是說，醫師要有與眾不同的人生觀念，那就是做一位醫師必須要有愛心，要奉獻終身所學解救病人的痛苦。」而什麼是愛呢？「仁就是愛。中國五千年來就是以仁為基礎的中國固

有文化；中國五千年來的藝術文化多從以仁為基礎發揚出來；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藝術文化的特性。」他又認為，「愛就是真、善、美。有愛心的人面對世界的一切，無處不美。」因此，耿醫師長久以來一直本著這份蘊含愛心去看世間美好的理念，去追求他個人藝術攝影的表現。他用最直接的角度去捕捉大自然和心靈剎那間的契合，用不花俏的技術去為世間的美善做見證。除了靠自己的摸索與體會，當然「最重要的事是多欣賞名家的作品，做為自己創作的參考。」

耿醫師於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六日病逝於台大醫院，在生前與中山樵的往來信件中說出他對現今醫學生的諄諄期許：「現在醫學在各方面都突飛猛進與發展，

尤其最近十年遠超過過去的百年，常令醫學生感到很大的壓力，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顧及其他，當然對於個人的生活興趣也就很難選擇。但醫學生總是社會上最優秀的知識份子，他在這種壓力的生活中一定會感到需要一種另外來滿足自己的休閒生活的興趣需求。我想，你們自然而然會接近文藝方面的修養。」

耿殿棟先生對中山樵的訪問全力配合，不顧自己的病重，很盡心地一一回覆中山樵的問題。而他希望的，便是我們也能和他談談他終生熱愛的攝影，以及每個醫學生（和其他人）都能在課餘培養出個長長久久，一生的文學藝術興趣，讓我們衷心地感謝他所給我們的，前人之高風亮節。



耿殿棟攝影作品—巨石豪情